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集編卷首上下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臣湯師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四

儀禮集編　　　禮類二儀禮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儀禮集編四十卷

國朝盛世佐撰世佐秀水人官龍里縣知縣是書成於乾隆丁卯裒輯古今說儀禮者一百九十七家而斷以己意浙江遺書總録作十七卷且稱積帙共二千餘翻為卷僅十七者

按經篇數分之不欲於一篇之中橫隔也然此本目録列十七卷書則實四十卷葢終以卷軸太重不得已而分之矣總録又稱末附勘正監本石經補顧炎武張爾岐之缺此本亦有録而無書豈總録但據目録載之歟其書謂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析諸篇之記分屬經文葢編纂之初不得不權立此例以便尋省惜未卒業而門人繼之因仍不改非朱子

之本意吳澄亦疑其經傳混淆為朱子未定之槀故是編經自為經記自為記一依鄭氏之舊其士冠士相見喪服等篇經記傳注傳寫混淆者則從蔡沈考定武成之例别定次序於後而不敢移易經文其持論頗為謹嚴無淺學空腹髙談輕排鄭賈之錮習又楊復儀禮圖久行於世然其説皆本注疏而時有併注疏之意失之者亦一一是正至於諸家

謬誤辨証尤詳雖持論時有出入而可備參考者多在近時說禮之家固不失為根據之學矣乾隆四十四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儀禮集編原序

禮古經篇五十六漢出孔壁為完書劉歆欲列諸學宮諸博士荒固莫置對唐時猶存後亡之所存十七篇尚賴明經學究專科經注並習未度閣也王氏新經眩亂設科專小戴而禮古經益否晦然禮古經為經而禮記訓故之特重於他禮經學者抱守殘闕十七篇中獨軍禮亡耳吉凶賓嘉小大於是焉稽通辨而推行之有周盛時之宏典斌斌如矣且所存原不止士禮融貫精腴

可上下行於世呂枏嘗偕其僚合公侯伯及士子習行於太學人識是經之寶貴其行於今蓋寡特不之行耳予鄉友教南屏山禾之盛生來從事是經不輟寒暑昏曉生精緻送難鉤玄暗與古合多抒特見發前箋之所未嘗經與之抉疏訛之糾舛中理解刃之游且恢恢然既數年生用功益勤而專傚何晏范甯臚先說而裒之已意褎然成編分卷如經之舊前卷綱領其凡後卷附錄勘正監本石本補顧炎武張爾岐之闕鄭賈楊氏之

圖之失胥正之高識炯炯辨經與記之參錯熊朋來曰儀禮經後即記惟士相見諸篇無之敖繼公疑有之而逸生則謂士冠禮舊自記冠義已下為記然此乃戴記郊特牲文耳準諸例自若不醴則醮用酒以下即記矣士相見禮舊無記準諸例自士見於大夫已下即記矣其注或連傳經為傳隔之類悉與更定諒哉言乎庶乎經之功臣已昔范祖禹奏陳祥道注解儀禮乞下兩制看詳備禮官討論詔從之

今上崇右經術世豈無范祖禹其人而生爲陳祥道詎忝乎抑此自論實獲固百世之業也韓子曰獨抱遺經究終始歐陽子曰學者當師經生其務篤於經是師求意得心定道紙而充實畫終始之究得聖人之意次第釐訂羣經而周官大小戴本是經表裏當先就緒予老矣猶及為生續序之乾隆丁夘陽月錢塘桑調元書

凡例

歐陽子曰學者跡前代之所聞而校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不見先儒中間之說欲特立一家之學吾未之信斯言誠釋經之圭臬也是編采自先秦迄於本朝凡百九十七家就中有全解行世者僅十數家文集語類雜說及他經解苟有與此經相發明者務摭而錄之志在博收兼存異義不專主一家言

宋太學生遺書時宰論服制稱嚴陵方氏說而不知其

出於正義衛正叔嘗引以為戒見所著禮記集說謂其遺本而宗末也是書編次衆說一以時代為序二說畧同則錄前而置後後足以發前所未備始兼錄之或有襲用先儒之說而沒其姓氏者必與追正庶不使伯宗郭象之流得售其攘善之技

記曰毋勦說毋雷同韓子亦曰自古於辭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有明中葉以後經解之書往往隱沒古人名字將為已說顧炎武嘗病之不揣弇陋思表章徵學

潛心是經幾十年始克成編間有一得之愚附於先儒之說之後隨時劄記見有先我而得之者則削之惟恐不盡雖未必盡得遺經之旨要斷無蹈昔人所譏云

是經遭王安石廢罷之後讀者絕少宋人陳祥道張淳李如圭輩之講說多不傳明國子監所刻十三經注疏此經譌脫特甚或欲據闕中石經刊正之見顧炎武所作儀禮句讀不知唐之石經在當時已譏其蕪累又況碑板剝落補字荒陋惡可據為定本邪張爾岐參校為正誤嘉惠

後學不淺惜其所據止石本監本吴澂本而已未嘗博考宋元人舊本及其論著故從違容有未當今更取朱子通解楊氏圖敖氏集說諸本辨其異同務歸至當注疏闕誤可考者亦與補正庶不至謬種流傳疑誤後學

康成祖讖緯兼有牽率附會之病同時通人已有譏其多臆說者見太平御覽孔融與諸卿書然其家世習禮身復博通羣籍故其為文簡嚴該洽先王之制度賴以不墜其功居多王子邕雖力排之而卒不能掩賈公彦等作疏芟除

異議鄭注遂孤行至今有宋而後說經者夥矣他經舊說多遭擯棄而此書獨以罕習故得完朱子及其門弟子著經傳通解裒集禮書垂千古不刊之典至於詮釋多仍舊文敖繼公集說出間發新義以易之而於制度文爲反多闕而未備記其優劣蓋與陳澔之禮記集說等京山郝氏尤好立異所著節解一書掊擊鄭賈不遺餘力而考據未精穿鑿已甚今並錄諸家之說斷以已意亦欲講去其非而求是耳非敢與先儒角短長也

朱子嘗謂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故通解所引用往往加以潤色後儒因之於賈疏各有刪改今掇其勝於原文者著於篇而分注其下曰從某書節本蓋不沒其所自也若其未經刪改者及他講師之說則但去其冗長而已不敢妄加增損致乖本旨

鄉射禮文有與鄉飲酒禮同者大射儀有與燕禮鄉射禮同者鄭氏各為之注未免前後複出今遇此等處概從節去

分節法昉於通解而後之說儀禮者多遵之以其便於讀者也顧其分合之處參錯不符人各有見今斟酌衆本擇善而從務使經文血脉流貫條理秩然覽者幸勿以割裂見誚記文舊不分章張氏句讀始分之今於諸長篇亦用其法若寥寥數語讀者易了毋庸過為離析也

以記分屬於經文每條之下亦通解例也而以為釋是經之例則其勢有不可行者敖氏論之詳矣或謂朱子於易之彖象文言為費鄭王諸儒所亂者方且離之以

復於古豈有著禮書而反合其所本離者乎蓋編纂之初不得不權立此例以便尋省惜未卒業而門人繼之因仍不改非朱子本意也吳草廬亦疑通解經傳混淆為朱子未定之稿此言未知然否要之通解一書規模濶大原不為詮解禮經而設而讀者亦不可以釋經之例繩之也是編一依鄭本經自為經記自為記不敢學步邯鄲失其故步

漢唐人說經皆慎重守師說不敢變宋初猶然當時儒者不敢議鄭康成毋論經傳後來名儒輩出人心不安

於舊而新是圖於是有黜退傳注改竄經文者千百相
傳之遺經面目爲之一變雖其廓清釐正之功誠非拘
墟者所及而逞一巳之私見以滋紛更者亦不能保其
必無矣愚於是經士冠士相見喪服等篇經記傳注相
汨處心知其非聖經之舊然不敢輒爲改易倣蔡氏書
傳例別爲考定以附於後僭妄之罪後之君子其有以
諒之
古人之制度不可見矣信齋楊氏繪爲圖以著之而其

門户牖堂室之制升降揖讓之容如在目前後人嘆其明便然以圖釋經毫釐之差便有千里之謬楊氏一遵注疏無所是正時復有并注疏之意而失之者不無遺憾焉今其書世多有之不須備錄惟揆之於理而未安稽之於古而未協者則舍其舊而别搆之細流土壤仰裨高深諒亦先儒所不棄也

周禮周公未成之書大小戴記綴緝自漢儒手醇疵參半故禮書之存於今者惟此經稱完備惜古文增多三

十九篇佚不傳然冠昏喪祭鄉相見六禮脩之司徒以節民性為士大夫日用所不可闕者具在是矣所亡惟軍禮耳抑嘗思之孔子自謂未學軍旅而周禮夏官之職亦多闕文隋志言河間獻王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篇無敢傳之者豈以其書禁秘非儒者所素習故不傳於後與要不足為是經累也自漢以來人無異議張子朱子尤尊信此書世儒乃有疑其非盡於聖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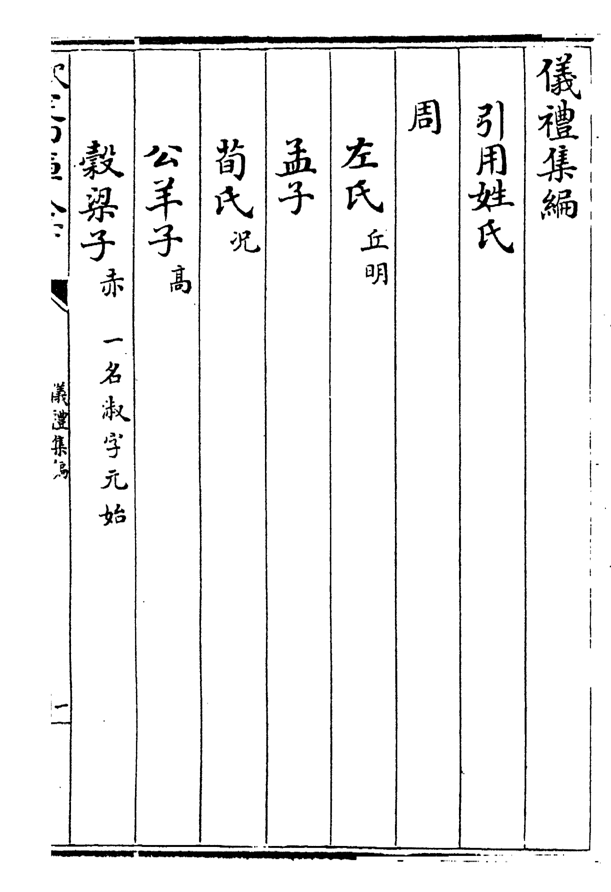
徐積說有疑其非高堂生之書者張淳說少所見則多所怪

其信然乎樂史發五疑之論章山堂擇焉不精采其說而引伸之致令周公之所作孔子之所雅言者反不得與漢儒之傳義並惑莫甚焉夫今之儀禮在漢謂之禮經（儀禮之名蓋起於唐初隋經籍志猶目十七篇曰古經）出於高堂生五傳弟子名著簡策班固藝文志鄭康成六藝論皆有確據何得云漢儒未嘗以教授邪禮古經出於古淹中及孔壁其十七篇與此同河間獻王孔安國皆嘗獻之而云諸儒不獻之朝妄矣漢志所謂經十七篇即高堂生所傳也

傳寫者倒其文誤以十七為七十清江劉氏已正之史乃謂七畧九種並不著儀禮何其弗深考也以是推之則其所謂五疑者皆捕風捉影之談耳又況徐積郝敬輩郝仲輿嘗謂作儀禮者未及親見古人又云儀禮作於衰世以私意窺聖人見其不合於俗而妄訾之何足與深辨哉愚既釋是經又撮其大要為綱領一卷上自制作之本原下逮授受源流先儒評論得失皆著之俾讀者有以考焉

音義句讀小學之功亦說經者所不廢而是編末之及

以其各有成書可考故也音義自說文字林而外有陸德明釋文張參五經文字唐玄度九經字樣等書句讀則近代郝氏敬張氏爾岐姜氏兆錫諸家之解皆有之其紕謬處已僭爲駁正至於順文會意願讀者自得諸簡編



儀禮集編

引用姓氏

周

左氏 丘明

孟子

荀氏 況

公羊子 高

穀梁子 赤 一名叔字元始

秦

孔氏 鮒 子魚

漢

伏氏 勝

韓氏 嬰

毛氏 萇

賈氏 誼

戴氏 徳 延君

孔氏安國 子國

戴氏聖 次君

司馬氏遷 子長

劉氏向 子政

揚氏雄 子雲

翼氏奉 少君

匡氏衡 稚圭

劉氏歆 子駿

桓氏譚　君山

杜氏子春

班氏固　孟堅

鄭氏興　少贛

鄭氏衆　仲師

賈氏逵　景伯

馬氏融　季長

許氏愼　叔重

服氏虔 子慎 初名重改名祇後定名虔

盧氏植 子幹

鄭氏玄 康成

孔氏融 文舉

趙氏岐 邠卿

何氏休 邵公

應氏劭 仲遠 一字仲瑗一字仲援

阮氏諶 士信

劉氏熈 成國

蔡氏邕 伯喈

荀氏悅 仲豫

魏

徐氏幹 偉長

王氏肅 子邕

蘇氏林 孝友

張氏宴 子博

如氏淳

張氏揖 稚讓

孫氏炎 叔然

何氏晏 平叔

田氏瓊

吳

韋氏昭 宏嗣

射氏慈 孝宗

晉

傅氏 玄 休奕

杜氏 預 元凱

郭氏 璞 景純

賀氏 循

束氏 晳 廣微

虞氏 喜

范氏 宣 宣子

臣瓚未詳姓氏一作傅瓚

袁氏準

孔氏倫　敬序

鄭氏昕

葛氏洪　稚川

賀氏瑒

范氏甯　武子

徐氏邈　仙民

宋

范氏 　 浚　　蔚宗

陳氏 　 銓

雷氏 　 次宗　　仲倫

庾氏 　 蔚之

崔氏 　 凱

齊

阮氏 　 孝緒

黃氏慶

梁

劉氏勰 彥和

皇甫氏侃

崔氏靈恩

北齊

熊氏安生

隋

王氏　通　仲淹

李氏　孟悊

唐

陸氏　德明　元朗

魏氏　徵　玄成

顔氏　師古　籀

孔氏　穎達　仲達一作冲遠

賈氏　公彦

李氏元植

杜氏佑 君卿

韓氏愈 退之 昌黎

楊氏倞

張氏鎰

梁氏正

後晉

劉氏昫

宋

聶氏 崇義 洛陽

邢氏 昺 叔明

歐陽氏 修 永叔 廬陵

周子 敦頤 茂叔 濂溪

張子 載 子厚 橫渠

劉氏 敞 原父 公是 清江

司馬氏 光 君實 涑水

程子顥 伯淳 明道

程子頤 正叔 伊川

周氏諝 希聖 延平

周氏行己 恭叔 永嘉

沈氏括 存中

范氏祖禹 淳夫 華陽

蘇氏軾 子瞻 東坡

徐氏積 仲車

呂氏 大臨 與叔 藍田

陸氏 佃 農師 山陰

陳氏 祥道 用之 長樂

陳氏 暘 晉之

胡氏 安國 康侯 建安

葉氏 夢得 少蘊 石林

呂氏 本中 居仁

張氏 淳 忠甫 永嘉

董氏 逌 彥遠

方氏 慤 性夫 嚴陵

馬氏 晞孟 彥醇

鄭氏 樵 漁仲 夾漈

高氏 閌 抑崇 息齋 會稽

鄭氏 鍔 剛中 三山

胡氏 寅 明仲 致堂

晁氏 公武 昭德

朱子熹　元晦　考亭　紫陽　新安

張氏栻　敬夫　南軒

陳氏傅良　君舉　止齋

呂氏祖謙　伯恭　東萊

陳氏振孫　伯玉

游氏桂　元發　廣安

項氏安世　平甫　容齋

李氏如圭　寶之

陳氏 騤 叔進

葉氏 適 正則 水心 龍泉

黄氏 榦 直卿 勉齋

輔氏 廣 漢卿 潛安 慶源

蔡氏 沈 仲默 九峯

陳氏 淳 安卿 北溪

陳氏 師道

李氏 方子

楊氏 復 茂方 信齋 秦溪

祝氏 穆

真氏 德秀 希元 西山

魏氏 了翁 華父 隺山

虞氏 名字未詳世次見衛湜禮記集說

衛氏 湜 正叔 櫟齋

王氏 名字未詳見王與之周禮訂義

三禮正義

禮圖說 以上二書未詳撰人見王與之周禮訂義

王氏 與之 次點 東巖

章氏 如愚 俊卿 山堂

林氏 希逸 鬳齋

王氏 應麟 伯厚 深寧叟 浚儀

熊氏 禾 去非 退齋 又號勿軒

黃氏 震 東發

馬氏 廷鸞 翔仲 碧梧 者陽

家氏 鉉翁 則堂

李氏 微之 名未詳見敖繼公儀禮集説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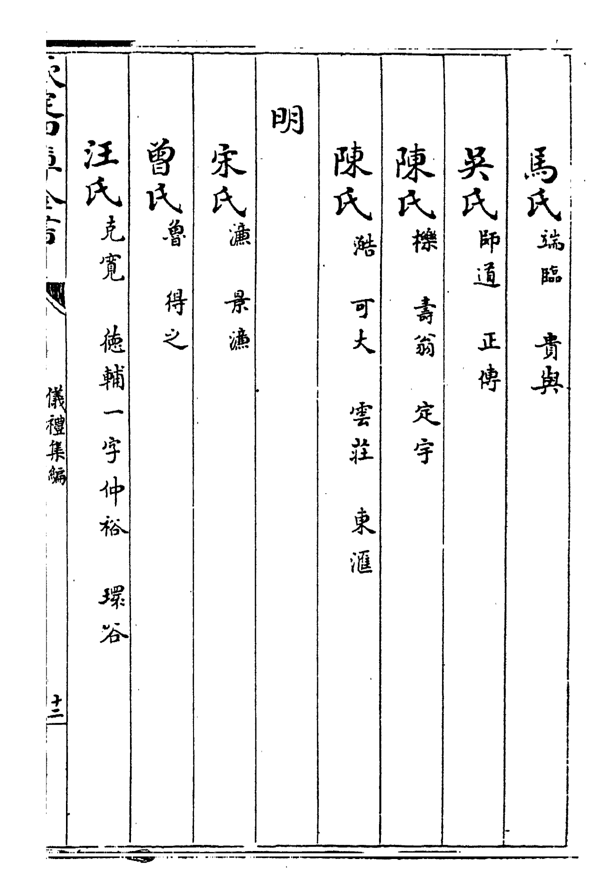
熊氏 朋來 與可

敖氏 繼公 君善一字長壽

李氏 俊民 用章

吳氏 澂 幼清 草廬 臨川

虞氏 集 伯生 道園



馬氏端臨　貴與

吳氏師道　正傳

陳氏櫟　壽翁　定宇

陳氏澔　可大　雲莊　東滙

明

宋氏濂　景濂

曾氏魯　得之

汪氏克寬　德輔一字仲裕　環谷

楊氏士奇　名寓以字行　東里

曾氏棨　子啟

劉氏績　孟熙

程氏敏政　克勤

王氏鏊　濟之　守溪

何氏孟春　子元

湛氏若水　元明　甘泉

劉氏瑞

唐氏伯元

童氏承敘 士疇一字漢臣

桂氏蕚

何氏喬新 建秀

焦氏竑 弱侯 漪園

李氏舜臣 懋欽一字夢虞

李氏黼

徐氏三重 伯同

吳氏 繼仕

徐氏 師曾 魯菴

張氏 萱 孟奇

郝氏 敬 仲輿 京山

馮氏 復京 嗣宗

張氏 采 受先

顧氏 炎武 寧人 亭林

趙氏 規史

國朝

張氏 爾岐　稷若　濟陽

萬氏 斯大　充宗

朱氏 彝尊　錫鬯　竹垞

汪氏 琬　苕文　堯峯

毛氏 奇齡　大可

閻氏 若璩　百詩

姜氏 兆錫　上均

儀禮集編卷首上

龍里縣知縣盛世佐撰

綱領

一通論制禮之本

書皐陶謨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

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
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
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
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
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
先王以烝冬享先王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
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
以恤禮哀寇亂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

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
殷覜曰視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
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
之禮合衆也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通宗族兄
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
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論語學而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為政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八佾人而不仁如禮何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先進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陽貨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左傳成公十三年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昭公二十五年子太叔曰

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

禮記禮器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茍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　經解恭儉莊敬禮教也　中庸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

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荀氏況曰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

持史記作侍

其養又好其別曷為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　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賈氏誼曰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

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絶惡於未萌而起敎於微渺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

司馬氏遷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

劉氏向曰禮以養人為本如有所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辠陶之法也而有司請

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
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豆筦弦之間小
不備因是絶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
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
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
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
揚氏雄曰禮多儀或曰日昃不食肉肉必乾日昃不飲
酒酒必酸賔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曰實無華

則野華無實則史華實副則禮　或問德表曰莫知作上作下請問莫知曰禮行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為德　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無則禽異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

荀氏悅曰使遜者揖讓百拜非禮也憂者弦歌鼓瑟非樂也禮者敬而已矣樂者和而已矣匹夫匹婦處畎畝之中必禮樂存焉爾

徐氏幹曰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於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為冕服采章以旌之為珮玉鳴璜以聲之欲其莊也欲其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　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

孔子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存乎六藝者著其末節也謂夫陳籩豆置尊俎執羽籥鐘磬升降趨翔屈伸俯仰之數也非禮樂之本也禮樂之本也者其德音乎

王氏通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魯毛韓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　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為子曰不可行也或曰禮豈為我輩設哉子不答既而謂薛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

流矣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為美也　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其得中道乎故能辨上下定民志

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春秋斷物定志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闕一字）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

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豈養蒙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為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辨其德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以盡性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書則狎法驟而語易

則玩神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已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亶其深乎亶其深乎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

孔氏穎達曰夫禮者經天地理人倫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禮運云夫禮必本於太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禮也禮者理也其用以治則與天地俱興故昭二十六年左傳稱晏子云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但於時質畧物生則自然而有尊卑若

羔羊跪乳鴻鴈飛有行列豈由教之者哉是三才既
判尊卑自然而有但天地初分之後即應有君臣治
國但年代緜遠無文以言案譙周古史攷云有聖人
以火德王造作鑽燧出火教民熟食人民大悅號曰
燧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作琴
瑟以為樂又帝王世紀云燧人氏沒包羲氏代之以
此言之則嫁娶嘉禮始於伏羲也世紀又云神農始
教天下種穀故人號曰神農案禮運云夫禮之初始

諸飲食燔黍捭豚蕢桴而土鼓又明堂位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蜡蜡即田祭與種穀相協土鼓葦籥又與蕢桴土鼓相當故熊氏云伊耆氏即神農也既云始諸飲食致敬鬼神則祭祀吉禮起於神農也又史記云黄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則有軍禮也易繫辭黄帝九事章云古者葬諸中野則有凶禮也又論語撰考云軒知地利九牧倡教既有九州之牧當有朝聘是賓禮也若然自伏羲

以後至黃帝吉凶賓軍嘉五禮始具其唐堯則舜典云修五禮鄭康成以為公侯伯子男之禮又云命伯夷典朕三禮案舜典云類于上帝則吉禮也百姓如喪考妣則凶禮也羣后四朝則賓禮也舜征有苗則軍禮也嬪于虞則嘉禮也是舜時五禮具備直云典朕三禮者據事天地與人為三禮其實事天地惟吉禮也其餘四禮竝人事兼之矣案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則夏商亦有五禮鄭康成註大宗伯

唯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為五禮不言夏商者但書篇散亡夏商之禮絶滅無文以言故據周禮有文者而言耳武王没成王幼弱周公代之攝政六年致太平述文武之德而制禮也

周子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程子曰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導之耳禮之器

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為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耳　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張子曰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闕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禮者即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諸儒

添入可以去取

歐陽氏修曰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懽忻交接以為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為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

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葢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乎一而禮樂達於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

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耳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况欲識禮樂之盛曉然喻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

周氏行已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僞貌飾情也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尊卑類分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爲冠昏喪祭朝聘鄉射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見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者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

亡上自古始下逮吾季質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為備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信之薄而情文之繁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欲從先進葢所以矯正而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為禮者之過也

周氏諝曰夫禮者性命之成體者也葢道德仁義同出於性命而所謂禮者又出乎道德仁義而為之節文者也方其出於道德仁義則道德仁義者乃禮之本

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方其爲之節文則道德仁義反有資於禮也故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嗚呼此禮之所以爲禮者也若夫吉凶之殊軍賓之别其言不盡於意其意必寓於象故一服飾一器械有以存於度數之間者象也象則文也及推而上之有以見於度數之表者意也意則情也所謂意者歸於性命而已矣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益其以欲

滅命以人廢天者聖人不爲惟其天秩之所有是乃聖人之所庸者也然聖人之所以庸之者豈特使天下後世知有尊卑之分而苟自異於禽獸耳益又將爲入道之資也

朱子曰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疎畧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今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删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　問先王所謂古禮繁文不可攷究欲取今見行禮儀增損用之庶其合

於人情方為有益如何曰固是曰若是則禮中所載冠昏喪祭等儀有可行者否曰如冠昏禮豈不可行但喪祭有繁雜耳問若是則非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與此曰固是　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上許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討會許多

正是籩豆之事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到孟
子已是不說細碎上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吾
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
於庶人這三項便是大本大原
陳氏淳曰人徒見升降裼襲有類乎美觀鏗鏘節奏有
近乎末節以爲禮樂若無益於人者抑不知釋回增
美皆由於禮器之大備而好善聽過皆本乎樂節之
素明禮以治躬則莊敬不期而自肅樂以治心則鄙

詐不期而自銷藎接於莊敬者所以養其耳目而非以娛其耳目形於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則禮樂之用可知矣

陳氏澔曰前聖繼天立極之道莫大於禮後聖垂世立教之道亦莫先於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孰非精神心術之所寓故能與天地同其節

郝氏敬曰聖人盛德至善從心所欲自然周旋中禮如論語鄉黨一篇皆聖人從心之矩曲禮三千悉由此

出　昔子游譏子夏之門人小子洒掃應對進退抑末也說者病其言過高然亦足以見聖門教人有本未嘗屑屑儀文可知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言禮則曰復曰約言教則曰一曰不多繁文縟節非聖人語上之教是商師之學也

姜氏兆錫曰樂記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禮便是自然有這道理加減一毫不得古皇之世狉狉榛榛後來聖人繼作逐漸發明出來然猶多闕畧

故二代時猶稱尚忠尚質到得周公監視損益詳盡曲至故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自是恰好了到得末流却又太過故孔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又自曰吾從先進學者須是損過就中至於成德方得動容周旋中禮記禮者大學中庸皆列於篇亦是流傳得這箇意思在　禮樂只是序而和其本原却只是仁敬處發來周室盛時自朝廷達於閭巷凡所行吉凶賓軍嘉五禮盎溢周徹謂之太和之世到

得後來虛偽僭妄其本都亡了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鍾鼓云乎哉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樂何春秋至戰國亂逆無等無可窮詰秦號强暴祖龍郄又怕學士家將禮法束縛他以故燔書遂自此起

一序禮經廢興傳述人附

漢藝文志曰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后氏戴氏朱子曰此即今儀禮也臨江劉敞云七十當作十七計其篇數則然今從之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

學者所記也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　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六國時人也　曲臺后倉九篇如淳曰行禮射于曲臺后倉為記故名曰曲臺記漢官曰大射於曲臺晉灼曰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也　中庸說二篇師古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本禮經蓋此之流　明堂陰陽說五篇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師古曰即今之周官禮也亡其冬官以攷工記充之　周官傳四篇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師古曰委曲防閑每事為制也　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韋昭曰周禮三百六十官也三百舉成數也臣瓚曰禮經三百謂冠昏吉凶周禮三百是官名也師古曰禮經三百韋說是也威儀三千乃謂冠昏吉凶葢儀禮矣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朱子曰此即上文誤作七十篇者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蘇林曰里名也及孔氏朱子曰及孔氏舊註屬下句劉歆云孔氏安國所得壁中書也當屬上句今案此即上文五十六卷者其讀當從劉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朱子曰劉歆云學當作與七十

當作十七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其說是也
益上文經七十篇本註后氏戴氏又言高堂生傳士
禮十七篇后倉二戴皆其弟子則彼所謂后戴之禮
即是傳此高堂生之所得而今號儀禮者也况劉氏
所攷於所增多篇數適合而上文經目又别無高堂
生十七篇之禮其證甚明賈公彦疏亦云古文十七
篇與高堂生所傳相似是唐初時漢志猶
未誤也故知此誤錯三字皆當從劉氏說及明堂陰
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
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師古曰瘉與愈同勝也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
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

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倉最明其業乃為曲臺記倉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唯曹元傳慶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於其義長者作註為鄭氏學其喪服一篇子

夏先傳之諸儒多為註解令又別行而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葢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攷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註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挍經籍撿得一百三十

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隂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繁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為之註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註立於國學其餘

並多散亡又無師說

唐藝文志曰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之註杜預賀循王逡之崔游蔡謨趙成沈文阿諸家之禮服皆儀禮之學也

陸氏德明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鄭子太叔曰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左傳云禮所以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禮教之設其源遠哉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於周公代時轉浮周公居攝曲爲之

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始僭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矣孔子反魯乃始删定值戰國交争秦氏坑焚惟故禮經崩壊為甚漢興有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之儀禮也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時為禮官大夫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鄭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劉向别録云古文記二百十四篇藝文志曰禮古經五十六篇出於魯淹中　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

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瑕邱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授東海孟卿（孟喜父）卿授同郡后蒼及魯閭邱卿其古禮經五十六篇蒼傳十七篇所餘三十九篇（闕一字）付書館名為逸禮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蒼曲臺記（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為名）孝宣之世蒼為最明（闕一字）授沛聞人通漢（字子方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及梁戴德（字延君號大戴信都太傅）戴聖（字次君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沛慶普（字孝公東平太傅）由是禮有

大小戴慶氏之學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豫章太守）大戴授瑯邪徐良（字斿卿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字季卿大鴻臚家世傳業）及楊榮（字子孫瑯邪太守）王莽時劉歆為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父子（興字少贛河南人後漢太中大夫子衆字仲師大司農並作周禮解詁）等多往師之賈景伯亦作周禮解詁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以為所記後人通儒各有損益故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是

公孫尼子所制鄭玄云月令是呂不韋所撰盧植字子幹涿郡人後漢北中郎將九江太守云王制是漢時博士所為陳邵字節良下邳人晉司空長史周禮論序云戴德删古禮二百十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删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漢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名為他家書拾撰所取不可謂之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攷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畧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註焉范曄後漢書云中興鄭衆傳周

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註鄭註引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義鄭玄三禮目錄云二鄭信同宗之大儒今贊而辨之玄本治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順者故為鄭氏學玄又註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為三禮馬漢初立高堂生禮博士後又立大小戴慶氏三家王莽又立周禮後漢三禮皆立博士今慶氏曲臺久亡大戴無傳學者惟鄭註周禮儀禮禮記並立學官而喪服一篇又别行於世今三禮俱以鄭為主　鄭玄註儀禮

十七卷馬融王肅孔倫字敬序會稽人東晉廬陵太守集衆家註陳銓不詳何人裴松之字世期河東人宋太中大夫西鄉侯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宋散騎常侍蔡超字希遠濟陽人宋丞相諮議田僧紹字僧紹馮翊人劉道拔彭城人宋周續之字道祖鴈門人宋通直郎齊東平太守海豐令

自馬融以下並註喪服朱氏彝尊曰陸氏釋文序錄載註解傳述人於儀禮有鄭康成註此外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超田僧紹劉道拔周續之凡十家云自馬融以下並註喪服攷隋經籍志十家之中惟載王肅儀禮註十七卷其餘未嘗有全書註也舊唐書經籍志於馬融喪服記下云又一卷鄭玄註又一卷袁準註又一卷陳銓註又二卷蔡超雷次宗註又二卷田僧紹註亦未載諸家有全書註至新唐書藝文志始載袁準註儀禮註一卷孔倫註一卷陳銓註蔡超宗註二卷田僧紹註二卷

並不著其註喪服則誤以喪服註為儀禮全書註也下至鄭氏通志畧既於儀禮全書註載袁準孔倫陳銓蔡超雷次宗田僧紹姓名而又於喪服傳註五家複出由是西亭王孫授經圖焦氏經籍志皆沿其誤當以陸氏序錄為正也

孔氏穎達曰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缺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殽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為禮至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為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為記也周禮儀禮亦是禮記之書自漢

以來各有傳授鄭君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又案儒林傳云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戴德戴聖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者熊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及戴德戴聖為五也此所傳皆儀禮也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

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禮記是也儒林傳云大戴授瑯邪徐氏小戴授梁人橋仁字季卿楊榮字子孫仁為大鴻臚家世傳業其周官者始皇深惡之至孝武帝時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時通人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畧為衆儒排棄歆獨識之知是周公致太平之道河南緱氏杜子春永平時初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受

業馬其後馬融鄭玄之等各有傳授

魏氏了翁曰人生而莫不有仁義之性存乎其心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聖人稟諸天地所以合内外之道而節文乎仁義者也自周衰諸侯去籍雖以二代之後而不足徵猶賴夫子之所雅言羣弟子之所記錄故尚有存者迨至秦挾書之令作而禮再厄又得河間獻王二戴馬鄭相與保殘補壞晉宋隋唐諸儒迭為發揮三禮得不盡亡自正義既出先儒全書泯不復

見自列於科目博士諸生亦不過習其句讀以為利祿計至金陵王氏又罷儀禮取士僅存周官戴記之科而士習於禮者滋鮮唯關洛諸大儒上接洙泗之傳乃僅與門人弟子難疑荅問而未及著為全書嗚呼學殘文缺無所因襲驅一世之人而寘行焉豈不重可歎與

衛氏湜曰賈公彦同李元植編儀禮疏儀禮自鄭註之後僅有黄慶李孟悊二家疏義公彦等定為五十卷

吴氏澂曰禮經殘闕之餘獨此十七篇為全書自王安石行新法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罕傳習矣

童氏承叙曰儀禮有諸儒傳記鄭康成註賈公彦疏朱文公又合經傳為通解皆彰彰較著矣公門人楊復又各為之圖俱可蹈迪匪直易讀也

趙氏魏史曰儀禮者周公監二代而制之以經世者也中庸云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大經小曲皆謂之儀是三百儀禮之綱領三千儀禮之條件禮經

之大全登孔門者猶及見之而孟氏以後殘缺多矣漢興河間獻王得孔壁禮經五十六篇自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外餘三十九篇在於秘府謂之逸禮繼以新莽之亂亡焉故迄今所存止此而已其篇次二戴與劉氏別錄參差不同而鄭本一依劉氏其註疏朱子益嘗以浮蕪病焉欲力為釐正而不果近代吳氏亦嘗嗣為攷定焉而未盡

顧氏炎武曰禮者本於人心之節文以為自治治人之

具是以孔子之聖猶問禮於老聃而其與弟子答問之言雖節目之微無不備悉語其子伯魚曰不學禮無以立鄉黨一篇皆動容周旋中禮之效然則周公之所以為治孔子之所以為教舍禮其何以焉三代之禮其存於後世而無疵者獨有儀禮一經自熈寧中王安石變亂舊制始罷儀禮不立學官而此經遂廢此新法之為經害者一也南渡以後二陸起於金谿其說以德性為宗學者便其簡易羣然趨之而於

制度文為一切鄙為末事賴有朱子正言立辯欲修
三禮之書而卒不能勝夫空虛妙悟之學此新法之
為經害者二也沿至於今有坐皐比稱講師門徒數
百自擬濂洛而終身未讀此經一遍者若天下
之書皆出於國子監所頒以為定本而此經誤文最
多或至脫一簡一句非唐石經之尚存於關中則後
儒無繇以得之矣據石經刊監本復立之學官以習
士子而姑勸之以利祿使毋失其傳此有天下之責

也

姜氏兆錫曰禮看來有三變自上世到周公時極盛其後却壞了此一興廢猶自人行禮者言之其後孔子修明禮樂又一盛到燔書却大壞此一興廢并典籍亦都亡其後漢興儀禮得髙堂生并其五傳弟子至大小戴遂集為記周禮至河間獻王亦顯其後義解繁多後鄭註三禮號有功然溺祖讖緯之學聖證論多力爭之宋世最右文遭荆公棄經任傳三禮諸科

多罷中間更數廢興雖經存亦與無經相似以是諸子與其門弟子釐修典籍良非得已

一論作經之人記傳附

崔氏靈恩曰儀禮者周公所制吉禮唯得臣禮三篇凶禮得四篇上自天子下自庶人其禮同等餘三篇皆臣禮賔禮唯存三篇軍禮亡失嘉禮得七篇

孔氏穎達曰洛誥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又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

所制之禮則周官儀禮也

陸氏德明曰周儀二禮並周公所制

晁氏公武曰西漢諸儒得古文禮凡五十六篇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為儀禮喪服傳一卷子夏所為

朱子曰漢志諸記自一百三十一篇以下與經文本不相雜疑今亦多見於本篇後記及二戴之記孔子家語等書特不可攷其所自耳

馬氏廷鸞曰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

奇也

敖氏繼公曰儀禮何代之書也曰周之書也何人而作也曰先儒皆以為周公所作愚亦意其或然也何以言之周自武王始有天下然其時已老矣必未暇為此事也至周公相成王乃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故以其時攷之則當是周公之書又以其書攷之辭意簡嚴品節詳備非聖人莫能為益有見其果為周公之書也然周公此書乃為侯國而作也而王朝之禮

不與焉何以知其然也書中十七篇冠昬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凡九篇皆言侯國之士禮少牢饋食上下二篇皆言侯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諸侯之禮唯覲禮一篇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然主於諸侯而言也喪服篇中言諸侯及公子大夫士之服詳矣其間雖有諸侯與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服然亦皆主於諸侯與其大夫而言也由是觀之則此書決為侯國之書無疑矣然則聖

人必為侯國作此書者何也夫子有言曰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冠昏射御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以夫子此言證之則是書也聖人其以為正天下之具也歟故當是時天下五等之國莫不寶守是書而藏之有司以為典籍無事則其君臣相與講明之有事則皆據此以行禮又且頒之於其國以教其人此有周盛時所以國無異禮家無殊俗兵寢刑措以躋太平者其以

是乎其後王室衰微諸侯不道樂於放縱而憚於檢
束也於是惡典籍之不便於已而皆去之則其鄉之
受於王朝者不復藏於有司矣鄉之藏於有司者或
私傳於民間矣此十七篇之所以不絕如綫而幸
存以至今日也禮古經十七篇其十三篇之後皆有
記四篇則無之四篇者士相見大射少牢上下也然
以意度之此四篇者未必無一記之可言或者有之
而亡逸焉耳

熊氏朋來曰儀禮是經禮記是傳儒者恒言之以冠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與儀禮士冠士昏鄉飲酒射燕聘之禮相為經傳也劉氏又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為二經之傳及讀儀禮則士冠禮自記冠義以後即冠禮之記矣士昏禮自記士昏禮凡行事以後即昏禮之記矣鄉飲酒自記鄉朝服而謀賓介以後即鄉飲之記矣鄉射禮自記大夫與公士為賓以後即鄉射之記矣燕禮自記燕朝服於寢以後

即燕禮之記矣聘禮自記久無事則聘焉以後即聘禮之記矣公食大夫禮自記不宿戒以後即公食大夫之記矣覲禮自記凡俟於東廂以後即覲禮之記矣士虞禮自記虞沐浴不櫛以後即士虞禮之記矣特牲饋食禮自記特牲以後即特牲之記矣士喪禮則士處適寢以後附在既夕者即士喪禮之記矣既夕禮則啟之昕以後即既夕之記矣漢儒稱既夕禮即士喪禮下篇故二記合為一也喪服一篇每章有

子夏作傳而記公子為其母以後又别為喪服之記其記文亦有傳是子夏以前有此記矣十七篇唯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不言記其言記者十有三篇然冠禮之記有孔子曰其文與郊特牲所記冠義正同其餘諸篇唯既夕之記畧見於喪大記之首章喪服之傳與大傳中數與與疑當作語相似餘記自與小戴冠昏等六義不同何二戴不以禮經所有之記文而傳之也十三篇之後各有記必出於孔子

之後子夏之前蓋孔子定禮而門人記之故子夏為作喪服傳而幷其記亦作傳焉　聘禮篇末執圭如重入門鞠躬私覿愉愉等語未知鄉黨用聘禮語抑聘禮用鄉黨語大抵禮經多出於七十二子之徒所傳案朱子鄉黨集註引晁氏曰定公九年孔子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無朝聘之事疑使擯執圭二節孔子嘗言其禮如此又引蘇氏曰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必孔子事也見得古有遺禮之書聖門因記其

語

何氏喬新曰儀禮未知孰作或以為周公之作也孔子有學禮之言禮記有讀禮之文當是時固已有簡牘之傳矣决非秦漢間筆也其法度必出於聖人若曰周公作之則非所敢知也

湛氏若水曰儀禮有有經而無傳者矣公食大夫也士相見也有有傳而無經者矣郊特牲也諸侯釁廟也遷廟也公符也投壺也有經中之傳者矣凡儀禮之

經曰記者也有傳中之傳者矣玉藻之有深衣也明堂之有月令也

劉氏績曰漢初高堂生為博士傳儀禮十七篇先儒以為周公作按記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則中晦而孔子述之者也獨喪服子夏為傳豈以通上下兼經權難知歟

郝氏敬曰儀禮者禮之儀周衰禮亡昔賢纂輯見聞著為斯儀非必盡先聖之舊然欲覯古禮舍此末由矣

唐氏伯元曰儀禮存者為古經尚矣凡禮有經有記有義有傳記亦經也綴之經則不成章傳亦義也不曰義而曰傳遜辭也唯冠有義唯喪有傳而諸禮皆無者失之也

一論儀禮與周禮禮記不同

孔氏穎達曰鄭作序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鄭知然者禮器云禮者體也祭義云禮者履此者也禮記既有此釋故鄭依而用之禮雖

合訓體履則周官為體儀禮為履故鄭又云然則三百三千雖混同為禮至於並立俱陳則曰此經禮也此曲禮也或云此經文也此威儀也是周禮儀禮有體履之别也所以周禮為體者周禮是立治之本統之心體以齊正於物故為體賀瑒云其體有二一是物體言萬物貴賤高下小大文質各有其體二曰禮體言聖人制法體此萬物使高下貴賤各得宜也其儀禮但明體之所行踐履之事物雖萬體皆同一體

履無兩義也

陸氏德明曰三禮次第周為本儀為末

賈氏公彥曰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始終分為二部

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為本儀禮為末

張子曰看得儀禮則曉得周禮與禮記

呂氏大臨曰冠昏射鄉燕聘天下之達禮也儀禮所載

謂之禮者禮之經也禮記所載謂之義者訓其經之

義耳

周氏諝曰禮經之殘缺久矣世之所傳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其間獨周禮為太平之成法儀禮若又次之禮記者雜記先王之法言而尚多漢儒附會之疵此學者所宜精擇

朱子曰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是解儀禮之義　禮書如儀禮尚完備如他書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

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甫補成一篇學禮記下言語只是解他儀禮

虞氏曰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有冠禮禮記有冠義以釋之儀禮有昏禮禮記則有昏義以釋之儀禮有鄉飲酒禮禮記則有鄉飲酒義以釋之儀禮有燕禮禮記則有燕義以釋之儀禮有聘禮禮記則有聘義以釋之其他篇中雖或雜引四代之制而其言多與儀

禮相為表裏但周禮儀禮皆周公所作而禮記則漢儒所録雖曰漢儒所録然亦儀禮之流也何以言之周禮雖得之於河間獻王時無有傳之者武帝以為末世瀆亂之書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至於漢末乃行於世唯儀禮之書漢初已行故高堂生傳之蕭奮蕭奮傳之孟卿孟卿傳之后蒼后蒼傳之戴德戴聖二戴因習儀禮而録禮記故知禮記儀禮之流也

三禮正義曰周禮儀禮並周公所記所謂禮經三百威

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

熊氏朋來曰三禮之中如周禮大綱雖正其間職掌繁密恐傳之者不皆周公之舊左傳所引周公周禮曰殊與今周禮不相似亦恨其僅以（以本或作似）左傳之文爾大小戴所記因多格言而譌謬亦不免惟儀禮為禮經之稍完者先儒謂其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厪存者後之君子有志於禮樂勿以難讀而不加意也

湛氏若水曰曲禮大醇而小疵儀禮極醇而無疵

萬氏斯大曰儀禮一書與禮記相為表裏考儀文則儀禮為備言義理則禮記為精在聖人即吾心之義理而漸著之為儀文在後人必通達其儀文而後得明其義理故讀禮記而不知儀禮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也

張氏爾岐曰在昔周公制禮用致太平據當時施於朝廷鄉國者勒為典籍天下共守之其大體為周官其

詳節備文則為儀禮

一論儀禮不可廢 疑經者附

論語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季氏不學禮無以立

春秋説題辭曰禮者所以設容俯仰以信進退以度禮得則天下咸宜不可須臾離也

徐氏幹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慆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慆慢之心

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

劉氏緦曰禮立體宏用據事制範章條纖曲執而後顯
採掇片言莫非寶也　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

王氏通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
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
呼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韓子曰余嘗苦儀禮難讀且又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
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云然然文王周公之

法制具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奥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吾不及其時揖讓進退於其間嗚呼盛哉

徐氏積曰儀禮粗為完書然决非盡出於聖人何以知之夫禮者出於人情也而儀禮有曰父在母不可以為三年之服又曰嫂叔無服所以避嫌也又曰師無服此豈人情哉蓋多出於漢儒喜行其私意或用其

師說或利其購金而為之耳

呂氏本中曰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不如此則是躐等犯分凌節終不能成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不可不察也

張氏淳曰劉歆言高堂生所得獨為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堂

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

朱子曰張忠甫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此則不深考於劉歆說所訂之悮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畧舉首篇以明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盖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　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是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緻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録成書　儀禮事

事都載在裏面其間曲折難行處他都有个措置得

恰好

魏氏了翁曰儀禮一經幸存以之參考諸經尤為有功灑掃應對進退恭敬辭遜撙節非由外心以生也非忠信之薄也非人情之偽也凡皆人性之固有天秩之自然而非有一毫勉强增益也學者誠能即是僅存而推尋之内反諸心隨事省察充而至於動容周旋之會揖遜征伐之時則是禮也將以宅天衷而奠

民極豈形器云乎哉

章氏如愚曰大宋朝樂史謂儀禮有可疑者五漢儒傳授曲臺雜記後馬融鄭衆始傳周官而儀禮未嘗以教授一疑也周禮缺冬官求之千金不可得使有儀禮全書諸儒寧不獻之朝乎班固七畧劉歆九種並不著儀禮魏晉梁陳之間是書始行二疑也聘禮篇所記賔行饔餼之物禾米芻薪之數籩豆簠簋之實鉶壺鼎甕之列考之周官掌客之說不同三疑也其

中一篇喪服蓋講師設問難以相解説之辭非周公之書四疑也周公所載自王以下至公侯伯子男皆有其禮而儀禮所謂公食大夫禮及燕禮皆公與卿大夫之事不及於王其他篇所言曰主人曰賔而已似侯國之書使周公當太平之時豈不設天子之禮五疑也今考其書猶有可疑者且吉凶賔嘉皆有其禮而軍禮獨闕焉自天子至士皆有冠禮而大夫獨無焉鄉飲酒之禮有黨正以正齒位而今獨不載焉

賔禮之別有八燕禮之等有四冠昏之篇皆冠以士大射之禮獨名曰儀朝遇之禮不録而獨存覲禮其他禮食不載而獨有公食大夫禮以至言本末之異同是皆考究精微者焉

王氏應麟曰韓文公讀儀禮謂考於今無所用愚謂天秩有禮小大由之冠昏喪祭必於是稽焉文公大儒以為無所用毋怪乎冠禮之行不非鄭尹而怏子孫也

馬氏廷鸞曰儀禮為書於奇辭奥旨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鄉射而尤致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為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詳者矣

敖氏繼公曰先王之世人無貴賤事無大小皆有禮以

行之蓋以禮有所闕則事有所遺故其數不容不如是之多也去古既遠而其所存者乃不能什一也可勝嘆哉夫其已廢壞而亡逸者固不可復見矣其幸有而未泯者吾曹安可不盡心而講明之乎固不宜以其無用於今為説而絶之也

宋氏濂曰周制朝覲燕饗饋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為儀禮之文

徐氏三重曰儀禮一書無論是否先王之舊即於今所

傳者若士大夫少而誦習之長而謹守奉行之終其身恐朝夕跬步有違也如此心安得不收斂身安得不齋飭一言一動安得不循分秉禮而上臨下奉何一人不賢良君子乎此古昔敦讓教化成就人材之軌物所以臻太平盛治者孰謂不由此道也

童氏承叙曰或曰高堂生所傳特士禮耳餘多散佚又曰古禮於今無所用之雖昌黎亦云然夫禮也者理也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孔子曰殷因於夏

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因者
其本也損益者其末也協諸義而協則先王所未有
者可以義起矣故后蒼有推而致於天子之說然今
觀之冠昏相見士禮也鄉飲鄉射大夫禮也燕射覲
聘公食大夫諸侯禮也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諸
侯士禮也少牢饋食有司徹諸侯卿大夫禮也喪服
則通於上下顧獨曰士禮何哉夫禮無本不立無文
不行雖夏商之際不能無文焉至周而備爾孔子曰

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葢思本也然文之靈也久矣其在於今宜無所用至其本固未泯也是故因其文而遡之可知也因其本而拓之可行也不猶逾於弃其文而亡之乎

郝氏敬曰禮非强作是人道之經緯無禮則無人道凡是書所言冠昏喪祭品節秩序皆天理之不得不然其間牽强拘泥煩瑣迂僻强世難行者則時勢古今之異學禮者所以貴達也　鄉射即鄉飲酒禮大射

即燕禮既夕即士喪禮有司徹即少牢饋食禮其實止十有二篇然不啻詳已冠昏喪祭朝聘燕饗禮之大物止此飲食男女養生送死人生日用止此升降進退周旋裼襲行禮節文止此天子諸侯同此人倫同此儀則隆殺多寡因時制宜孔子所謂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而人主為禮法之宗禮難預設若一一定為常制使百世共守則是禮有因無損益雖二帝三王不能矣是書詳處太瑣如祭醴

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執皮内文兼執足三分庭一在南鄉飲工左荷瑟後首挎越内弦牲體肩臂脊脇肫胳一骨二骨之類何其瑣也及其行禮大節目如冠於廟而竟不及其祖禰既冠見母見君見鄉里親戚士大夫而竟不及其父昏禮自壻迎婦降西階以至入室同牢燭出燕息而竟不言夫婦拜至明日新婦見舅姑饋食醴饗而竟不及夫壻此類又何畧也如謂但舉其槩而已則後儒讀禮何為往往添補之乎

作儀禮者亦未及親見古人故其辭多罔象如凡禮行於廟竟不言告廟之儀冠冕衣裳皆不定其制度物色廟寢堂階房室户牖皆不明言其向背使後人猜度影響迄無定論每於篇中引記聞參伍其無畫一之見可知親見古人必不爾　儀禮作於衰世故其儀文雖詳而大綱不清雖不及天子之禮而時或雜越以大夫亂諸侯諸侯亂天子往往有之如燕禮稱君為公是諸侯之禮也諸侯稱公已為僭矣而

其臣又有稱諸公位在卿大夫上者惟天子有三公諸侯之臣貴無加於卿而稱公是亂天子也鄭玄謂為大國之孤四命此周禮典命之說周禮亦非古也稽古以孟子爲正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周班也何嘗諸侯有臣稱公大國卿上有孤稱諸公者乎鄉射禮諸公席三重大夫席再重按尚書顧命王席亦

三重周禮司几筵職亦云王席三重而禮運曰王席五重諸侯席三重今云諸公席三重大夫再重亦亂也周禮天子射三侯九節諸侯七節大射禮諸侯也而侯道九十弓是亂天子也惟天子之事稱大與諸侯射則用大侯稱大射諸侯與其臣射用大侯稱大射亦亂也說者謂士冠士昏士喪皆士禮然冠用爵弁昏乘墨車遣馬有繁纓遣奠用五鼎一非僭與周衰禮廢諸侯强暴大夫士無等作者承襲其訛非盡

先聖之舊也昔夫子作春秋於諸侯名號禮樂亡等皆因之而不變欲直書其事以存亂亡之蹟示後世是非之公耳禮經正名辨分别嫌明微烏可以相儆禮襲其謬是訓亂也言禮與言春秋異世儒未達耳
世儒欲以儀禮為經割諸禮附之嗟夫諸禮家言雖聖人復生不能盡合矣虞夏殷周因革損益尚不相襲以孔子之聖學夏商之禮無徵不信而曰吾從周况世儒欲彌縫新故不同之跡以通之百世就使

補輯完備校勘精切必能一一可用之今日乎畧舉
其近者如士冠不論有爵無爵輙用命服今可乎士
親迎乘大夫車馬今可乎女子既許嫁笄矣出教於
宗室三月今可乎納采使者至門外主人迎拜不答
入拜又不答今可乎主人迎賓門外先入及階又先
升今可乎主人門外送賓再拜賓遂去不顧今可乎
男女相拜男拜手伏地女子直立肅拜今可乎士相
見賓五請始得主人一出又不升堂止於大門內一

拜今可乎臣侍食於君不待君命先飯徧嘗飲食今可乎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先飯而後已今可乎盛服行禮忽爾袒衣旋襲又袒又襲如是數十次不已今可乎尊俎爵篚供饌之具不設几案錯諸地今可乎食飯不以箸以手今可乎書必刀文必篆册必竹簡必木今可乎人死三日然後殯斂今可乎明器芻靈等無用之物併納諸壙中今可乎凡送幣獻酬之類賓主不同拜送者立俟受者拜而受者又立俟送者

答拜雖君臣父子皆然今可乎賓酢主人不親舉爵主人自酌以飲今可乎食不設主席主人亦不陪食今可乎孫為祖尸父拜其子明日儐尸則子為父客受其獻酬今可乎舅下堂親洗爵獻新婦今可乎婦翁出門再拜送新壻今可乎子冠懷脯見母母再拜受今可乎父母為子喪三年父在母喪與妻同服庶子後父為其母緦麻今可乎其他大事朝聘祭享小事拜起坐立難通行者不可盡舉必欲一一可信可

傳使人必從雖聖人復起能乎

張氏爾岐曰漢志所載傳禮者十三家其所發明皆周官及此十七篇之旨也十三家獨小戴大顯近代列於經以取士而二禮反日微蓋先儒於周官疑信皆半而儀禮則苦其難讀故也夫疑周官者尚以新莽荆國為口實儀禮則周公之所定孔子之所述當時聖君賢相士君子之所遵行可斷然不疑者而以難讀廢可乎

一論題號篇目次第

孔子穎達曰周禮為本聖人體之儀禮為末聖人履之故鄭序云體之為聖履之為賢是也既周禮為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禮為上儀禮為末輕者在前故儀禮先冠昏後喪祭故鄭序云二者或施而上或循而下

賈氏公彥曰周禮言周不言儀儀禮言儀不言周既同是周公攝政六年所制題號不同者周禮取別夏商

故言周儀禮不言周者欲見兼有異代之法故此篇
有醮用酒燕禮云諸公士喪禮云商祝夏祝是兼夏
殷故不言周又周禮是統心儀禮是踐履外内相因
首尾是一故周禮已言周儀禮不須言周周可知矣
且儀禮又名曲禮故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
註云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其中事儀三千言儀
者見行事有威儀言曲者見行事有屈曲故有二名
也　周禮云官敘官之法事急者為先不問官之大

小儀禮見其行事之法賤者為先故以士冠為先無大夫冠禮諸侯冠次之天子冠又次之其昏禮亦士為先大夫次之諸侯次之天子為後諸侯鄉飲酒為先天子鄉飲酒次之鄉射燕禮以下皆然又以冠昏士相見為先後者以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四十强而仕即有摯見鄉大夫見已君相見來朝諸侯之等又為鄉大夫州長行鄉飲酒鄉射之事以先吉後凶凶盡則行祭祀吉禮次叙之法其義可知　戴德戴聖

與劉向别録十七篇次第皆冠禮第一昏禮第二士相見第三自兹以下大戴即以士喪既夕士虞特牲少牢有司鄉飲鄉射燕禮大射聘禮公食覲禮喪服為次小戴則以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士虞喪服特牲少牢有司士喪既夕聘禮公食覲禮為次皆尊卑吉凶先後雜亂故鄭說不從之唯劉向别録大射以上七篇與小戴同而其下乃以聘食覲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特牲少牢有司為次皆尊卑吉凶次第倫叙

故鄭用之也

張氏淳曰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耳

陳氏騤曰儀禮者乃周家行禮涉於儀度委曲之書若後世所謂儀注者是也其初蓋三千餘條

熊氏朋來曰儀禮名為十七篇實十五篇而已既夕禮乃士喪禮之下篇也有司徹乃少牢饋食禮之下篇也

李氏黼曰儀禮亦周公之所作也凡冠昏喪祭飲射朝聘之儀法度數具焉故謂之儀禮

何氏喬新曰冠昏相見三篇皆士禮也鄉飲鄉射二篇大夫禮也燕射聘覲公食大夫五篇諸侯禮也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四篇皆諸侯之士喪祭禮少牢饋食有司徹二篇皆諸侯之卿大夫祭禮喪服一篇則通言上下之制

姜氏兆錫曰案大戴篇目之首蓋以冠昏喪祭為次而

遞及於飲射聘覲也其以喪服居後者上各篇皆言禮儀之節而是篇乃因儀禮而及其喪服之制以見凡行喪禮之儀所相依以為用者故後之與由是以推劉向篇目之次固勝於小戴而其視大戴則有不及者鄭氏蓋未免失所從違也

儀禮集編卷首上

儀禮集編卷首下

龍里縣知縣盛世佐撰

綱領

一論逸禮

劉氏歆曰魯共王得古文於壞壁逸禮有三十九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

桓氏譚曰古佚禮記有四十六卷

後漢書曰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

阮氏孝緒曰古經出魯淹中其書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有五十六篇無敢傳者後博士高堂生得十七篇鄭註今之儀禮是也餘篇皆亡

孫氏惠蔚曰淹中之經孔安國所得惟有卿大夫士饋食之篇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祭禘祫之禮盡亡

孔氏穎達曰漢氏藝文志漢初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至

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獻王獻之又六藝論云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

朱子曰今儀禮多是士禮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書其中却有天子諸侯禮所以班固言愈於推士禮以知天子諸侯之禮是固作漢書時其書尚在鄭康成亦及見之今註疏中有援引處不

知甚時失了真可惜也漢時儒者專門名家自一經之外都不暇講故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而大壞於漢儒其說亦好温公論景帝太子既亡當時若立獻王爲嗣則漢之禮樂制度必有可觀

葉氏適曰儀禮者士之禮通於大夫諸侯而天子無考焉所記有司之事以其所存逆其所不存當時舉一禮必有儀儀不勝紀則何止於此

陳氏振孫曰此乃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

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
大夫三士二之類是也是說大經處方是禮須自有
文字
王氏應麟曰逸禮三十九其篇名頗見於他書若學禮
見賈誼傳天子廵狩禮見周官内宰註朝貢禮見聘
禮註朝事儀見覲禮註禘嘗禮見射人疏中霤禮見
月令註及詩泉水註王居明堂禮見月令禮器註古
大明堂禮昭穆篇見蔡邕論本命篇見通典聘禮志見荀子

又有奔喪投壺遷廟釁廟曲禮少儀内則弟子職諸篇見大小戴記及管子引逸禮中霤在月令註疏奔喪投壺釋文引鄭氏云實曲禮之正篇又遷廟釁廟見大戴記可補經禮文闕　孔壁古文多三十九篇康成不註遂無傳焉註謂古文作某者即十七篇古文也論衡以為宣帝時河南女子壞老屋得佚禮恐非　天子巡狩禮朝貢禮王居明堂禮烝嘗禮朝事儀見於三禮註學禮見於賈誼書古大明堂之禮見於蔡邕論雖寂寥片言如斷圭碎璧猶可寶

也

敖氏繼公曰或曰此十七篇豈其本數但如是而已乎抑或有亡逸而不具者乎曰是不可知也但以經文與其禮之類考之恐其篇數本不止此也是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大夫則但見其祭禮耳而其昏禮喪禮則無聞焉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公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矣又諸侯之有覲禮但用於王

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亦當有喪禮祭禮而今皆無聞焉是亦其亡逸者也然此但以經之所嘗言禮之所可推者而知之也而況其間又有不盡然者乎由此言之則是經之篇數本不止於十七亦可見矣但不知諸侯既去其籍之後即失之邪抑傳之民間久而後失之也是皆不可得而考矣

吳氏澂曰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恭王壞孔

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亦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禮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中霤禮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彙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註奔喪也中霤也禘於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禮三十九篇

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兩篇亦經刋削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為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於記故特纂爲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霤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

僅見於註家片言隻字之末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　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爲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粹爲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爲更定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爲鄉射義大射義二

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攷詳焉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為傳十篇云

汪氏存寛曰自樂亡而經行於世惟五易詩書春秋雖中不無殘缺而未若禮經甚焉三百三千不傳盖十之八九矣世之所傳三禮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其

實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乃周禮之節文而三禮之要則在乎吉凶軍賓嘉五禮之別也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有五賓禮之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此其大較也儀禮十有七篇吉禮之存惟特牲饋食篇乃諸侯國之士祭祖廟之禮少牢饋食及有司徹篇乃諸侯卿大夫祭祖禰廟之禮凶禮之存惟喪服篇乃制尊卑親踈冠絰衣服之禮士喪禮篇乃士喪其親自始死至既殯之禮士虞禮篇乃

士既葬其親迎精而反日中而祭於殯宫之禮賔禮之存為士相見禮篇乃士以職位相親始承贄相見之禮聘禮篇乃諸侯相交久無事使相問之禮覲禮篇乃諸侯秋朝天子之禮嘉禮之存唯冠禮篇乃士之子始加冠之禮士昏禮篇乃士娶妻之禮鄉飲酒禮乃鄉大夫賔興賢能飲酒之禮鄉射禮篇乃士為州長會民射於州序之禮燕禮篇乃諸侯燕饗其臣之禮大射儀篇乃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羣臣燕飲

之禮公食大夫禮篇乃諸侯以禮食鄰國小聘大夫
之禮自此之外如朝遇會同郊祀大饗帝大喪之禮
蓋自亡逸況軍禮無存非闕細故此豈散軼已在於
夫子正禮之前哉是以當時吉禮之失如魯君之郊
僭天子之禮孟獻子之禘七月而爲之夏父弗綦躋
僖公而逆祀三桓大夫立公廟於私家管仲鏤簋朱
紘晏平仲豚肩不揜豆至於太廟說笏與燔柴於奥
諸侯宫縣而祭以白牡之類是也凶禮之失如伯魚

喪出母期而猶哭子路姊喪過而弗除子上母死而不喪成人兄死而不爲衰有爲慈母練冠爲妾齊衰者有居喪沐浴佩玉與浴於爨室者有朝祥而莫歌與既祥而絲屨組纓者以至小斂而奠於西方既祖而反柩受弔有以大夫而遣車一乘有葬其夫人而醯醢百甕之類是也賔禮之失如天子下堂而見諸侯諸侯朝覲而私覿主國王臣以私好而朝諸侯者有焉諸侯以強大而盟天子之三公者有焉庭燎之

百侯用國之繡黼丹朱中以大夫用之者又有焉嘉禮之失如魯昭公娶於吴則不告天子魯哀公為重肆夏以饗賓天子以喪賓燕者有之夫人出境而饗諸侯者有之大夫反坫與不識殺烝者又有之軍禮之失如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魯莊公及宋戰以失御而敗戰而復矢始於升陘敗而髽弔始於臺駘以至蒐田不時丘甲始作之類可考也又況出師專征習視故常爭地黷武歲無虚日使禮經舊典具

存於當時則五禮之失豈至如是之甚哉由是知周之叔世禮典多已散逸蓋不特火於秦而亾於漢也湛氏若水曰儀禮之爲經也禮記之爲傳也不磨矣然而今也皆亡而不全故有士冠禮而無天子諸侯冠禮有士昏禮而無天子諸侯昏禮其於喪祭也亦然故祭則小戴郊特牲也大戴諸侯釁廟也遷廟也冠則公符也及其散見於禮記也班班焉耳皆其傳也而經則亡矣　吳文正以大戴釁廟遷廟投壺公符

奔喪補經也奈何曰非也其爲逸經傳也投壺之爲傳也何徵曰稱魯令薛令也可知其爲傳

何氏喬新曰臨川吳文正公校正儀禮既因鄭氏序而詮次其篇章凡經文散見於戴禮鄭註者則表而出之爲逸經八篇禮必有義又取戴記所存與清江劉原父所補者爲傳十篇若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原父所補予近得原父文集又得投壺一篇盖釋禮經投壺之義也故録於朝事之後以補逸經之傳焉

正經十七篇有傳者十逸經八篇有傳者一其餘缺

焉崇禮君子雖追而補之可也

吳氏繼仕曰儀禮經多散佚如投壺奔喪世子明堂乃

是經而逸於記中者

郝氏敬曰十七篇不言天子諸侯禮鄭康成因冠昏喪

虞禮皆稱士遂謂禮獨士存拘也士先四民禮義由

士出故言禮繫之士公卿大夫皆士之仕者上而諸

侯又上而天子可引而伸矣故夫特牲不言士少牢

不言大夫士用特牲而不止士也大夫用少牢而不
止大夫也但舉隆殺爲例耳讀禮者固執不通遂謂
天子諸侯禮亡亦猶夫禮經存而樂經亡之陋說也
焦氏竑曰漢初禮經出魯淹中河間獻王得而奏之乃
高堂生獨傳十有七篇即今之儀禮也后蒼從堂講
業尋以授戴徳兄弟及沛人慶普後三家並黴鄭玄
明小戴之學自爲之註乃盛行喪服一篇相傳於子
夏而獻王又從李生得周官書以冬官缺取考工記

足成之顧不知冬官未嘗鈌蓋冡宰六屬屬六十今冬官之屬才二十八而五官數各有羨天官六十有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遺編斷簡錯出乃尔取其羨數還之冬官不獨百工得歸其部而六官譌舛因可類考亦快矣儀禮多逸永樂中御史劉有年獻逸經十有八篇時未加表章旋就湮没夫以古經出於千載之後而不爲寶惜劉歆所謂杜道餘滅微學寧獨漢人而已

張氏采曰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進逸禮則知初唐所亡之書國初猶有表獻者

朱氏彝尊曰明一統志沅洲劉有年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楊用脩訝有年何從得之又怪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且求之内閣不見其書吾意有年所進即草廬吳氏本爾逸經八篇傳十篇適合其數當時内閣諸老知其爲草廬書是以館閣書目止載草廬本無有年姓

名也此無足致疑也

毛氏奇齡曰三代之禮至春秋已亡孔子能說夏殷禮而杞宋無徵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即嘆為周禮在魯夫易象何與於禮秖春秋記事多寀典制為是非而即以為一代之禮盡在於是然則周禮之亡也久矣是以孟子在滕其國不知有三年之喪而至於棺椁衣衾厚薄何等即門人如克虞樂正子輩亦不能之觧也特漢傳三禮一録官政而其一則但譜士

禮又闕軼未備一則散輯諸議禮之文彼我叅錯全
然無可爲紀要者
閤氏若璩曰案孔壁古文禮三十九篇讀隋牛弘傳始
知書亡於隋以前故隋經籍志無其目　朝事儀見
大戴禮記卷十二非逸經也　賈誼引學禮本禮記
保傅古大明堂之禮蔡邕明言禮記皆非逸經
姜氏兆錫曰大宗伯所掌吉凶賓軍嘉五者之禮而儀
禮蓋即五禮節文之儀也通校五禮之類祇三十有

六則先聖所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者何案吉禮十有二類賔禮八類皆第約其目而凶禮軍禮各五類嘉禮六類又止總其綱則其目之藴於綱綱之析於目者数固博矣况大宗伯所掌王禮爲主而推而放之凡自諸侯而達於大夫士者又数之不勝数乎此其所爲以三百包三千而優優大至是也然則今存者止十餘篇又何亡之甚也此秦亡之而不惟秦亡之也秦燔書典籍固多澌滅然孔壁既出今詩書易

春秋汔於四子雖間有殘缺猶號完書即周禮猶有五官也若儀禮之尤闕則有以矣考周禮除闕冬官外其天地夏秋四官皆布法懸象而春官惟王大封頒祀於邦國都家鄉邑而已其一切法象皆不和布以懸觀也凡言和布者謂取其故典與時損益調和而布之也獨禮文謂之掌故則不待歲為調和矣且其文委曲繁重懸之既莫殫觀之又莫究故凡王將朝行大禮亦惟太史以書協禮及臨事各執事以

詔相之則其達大夫士以下者亦槪可知耳彼其書既不布在人間此所以澌滅猶甚今惟諸侯以下大夫士數者僅存諸篇卷而王朝大朝之禮藏之故府者多不存也

一論古今文

賈氏公彦曰漢興求錄遺文之後有古書今文漢書云魯人高堂生為漢博士傳儀禮十七篇是今文也至武帝之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亡儀禮五十六篇其

字皆以篆書是為古文也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同而字多不同其餘三十九篇絶無師説在於秘館鄭註禮之時以今古二字並之若從今文不從古文則經文在經註内疊出古文若從古文不從今文則古文在經註内疊出今文儀禮之内或從今或從古皆逐義強者從之若二字俱合義者則互換見之

李氏舜臣曰余讀冠禮筮於廟門釋者曰廟古文廟字

也葢十七篇本古文爾而承以秦隷至於今則多俗筆甲乙或是昏禮下達納采用鴈納本補紩而鴈鵞也酢酸漿也讀酬酢之酢豈不逺哉不揣舛陋正以大篆用其遻旁以為楷書兼以周禮戴記正焉

何氏喬新曰漢興高堂生得之以傳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是為今文魯共王壊孔子宅得古經五十六篇於壁中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篇餘三十九篇藏於祕府

是爲古文

一論經禮威儀之別

孔氏穎達曰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經禮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数而云三百也其儀禮

之别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説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記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為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為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即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别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别有三千條耳或一篇一卷則有數條之事今行於世者惟十七篇而已

呂氏大臨曰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中庸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然則曲禮者威儀之謂皆經之細也布帛之有經一成而不可變者也故經禮象之經禮三百蓋若祭祀朝聘燕饗冠昏鄉射喪紀之禮其節文之不可變者有三百也布帛之有緯其文曲折有變而不可常者也故曲禮象之曲禮三千蓋大小尊卑親疎長幼並行兼舉屈伸損益之不可常者有三千也今之所傳儀禮者經

禮也其篇末稱記者記禮之變節則曲禮也禮記所載皆孔子門人所傳授之書雜收於遺編斷簡者皆經禮之變節也

葉氏夢得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禮一而曲禮十經禮其常猶言制之凡也曲禮其變猶言文之目也故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王之時皆有書與法藏有司官掌之士習之有司守之謂之執禮周官太史掌邦之六典禮居一焉其曰大祭祀與羣執事讀禮書

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將幣之日執事以詔王小史大祭祀讀禮法或讀之以喻衆或執之以行事至周衰而二者皆亡惟孔子獨能知之故亦謂之執禮今禮記首載曲禮此非其書與法之正漢儒雜記其所聞而纂之耳故言曲禮曰以表之如毋放飯毋流歠孟子亦云則孟子猶及見其畧與所謂經禮者無復聞矣

朱子曰禮經威儀禮器作經禮曲禮而中庸以經禮爲

禮儀鄭玄等皆曰經禮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曲禮即今儀禮也冠昏吉凶其中事儀三千以其有委曲威儀故有二名獨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謂冠昏吉凶葢以儀禮爲經禮也而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葢皆有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太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喻衆而卿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愚意禮篇三名禮器爲

勝諸儒之說瓚葉爲長葢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分職之書於天下事無不該攝禮典固在其中而非專爲禮設也故漢志列其經傳之目但曰周官而不曰周禮自不應指其官目以當禮篇之目又況其中或以一官兼掌衆禮或以數官通行一事亦難計其官數以充禮篇之數至於儀禮則其中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爲經禮大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但曲禮之篇未見於今何書爲近而三百三千之數又將

何以充之耳又嘗考之經禮固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見於它書者猶有投壺奔喪遷廟釁廟中霤等篇其不可見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倘或猶有逸在其間者大率且以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亡疑矣所謂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

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旗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若或者專以經禮爲常禮曲禮爲變禮則如冠禮之不醴而醮用酒殺牲而有折俎若孤子冠母不在之類皆禮之變而未嘗不在經禮中篇坐如尸立如齋毋放飯毋流歠之類雖在曲禮之中而不得謂之變禮其說誤也

王氏應麟曰三禮義宗云儀禮十七篇吉禮三凶禮四

賓禮三嘉禮七軍禮皆亡禮器註曲禮謂今禮也即指儀禮而儀禮疏云亦名曲禮晉荀崧亦云朱文公從漢書臣瓚註謂儀禮乃經禮也曲禮皆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所謂威儀三千也

敖氏繼公曰記有之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所謂經禮即十七篇之類也其數乃至三百者豈其合王朝與侯國之禮而言之歟若所謂曲禮則又在經禮之外者如內則少儀所記之類是也

郝氏敬曰夫儀之不可為經猶經之不可為儀也經者萬世常行儀者隨時損益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經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儀也皆以節文斯五者五者三代相同而儀者所損益可知也

姜氏兆錫曰三千之數若以篇數求之恐其數或無以充或者以為經禮是禮之大條件曲禮是其中之小條件曲禮與經禮非是劃然兩項曲禮即在經禮之中其分二名只是一綱一目猶大學所謂三綱領八

條目也但不得專以變禮當之耳且如儀禮今存十七篇是經禮其中之威儀條件却有許多便是曲禮惟經禮是綱領藏得這許多故經禮每禮自爲一篇而曲禮亦在其中也

一雜論註疏傳說得失

孔氏融曰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謂有所出也證案大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

晉書元帝踐祚周官禮記鄭氏置博士荀崧上疏曰儀

禮一經所謂曲禮鄭玄於禮特明皆有証據宜置鄭

儀禮博士一人

賈氏公彦曰信都黄慶者齊之盛德李孟悊者隋曰碩

儒慶則舉大畧小經註疏漏猶登山望遠而近不知

悊則舉小畧大經註稍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察二

家之疏互有修短時之所尚李則為先案士冠三加

有緇布冠皮弁爵弁既冠又著玄冠見於君有此四

種之冠故記人下陳緇布冠委貌周弁以釋經之四

種經之與記都無天子冠法而李云委貌與弁皆天子始冠之冠李之謬也喪服一篇凶禮之要是以南北二家章疏甚多時之所以皆資黄氏按鄭註喪服引禮記檀弓云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故為制此服焉則經之所作表心明矣而黄氏妄云衰以表心經以表首以黄氏公違鄭註黄之謬也黄李之訓畧言其一餘足見矣今以先儒失路後宜易塗故悉鄙情聊裁此疏未敢專欲以諸家為本擇善而從

兼增已義仍取四門助教李玄植詳論可否僉謀已定庶可施矣函丈之儒青衿之俊幸以去瑕取玖得無譏焉

沈氏括曰予為喪服後傳書成熙寧中欲重定五服敕而予預討論雷鄭之學謬闕頗多

晁氏公武曰齊黄慶隋李孟悊各有疏義公彦刪二疏為此書國朝嘗詔邢昺是正之

朱子曰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

衛氏湜曰鄭氏註雖間有拘泥而簡嚴該貫非後學可

及

敖氏繼公曰此書舊有鄭康成註然其間疵多而醇少

學者不察也

陳氏澔曰鄭氏祖讖緯孔疏惟鄭之從雖有他説不復

收載固為可恨然其灼然可據者不可易也

郝氏敬曰昔人謂儀禮難讀未知文辭難耶義理難耶

義理不與於他經文辭煩瑣詳思自觧三禮惟戴記

多名理周禮多疑實儀禮差易鄭康成拘泥名理殊
非所長人見其附會多端以為特詳於制然紕漏處
難可一二數也每憑管見時加檢舉責使學者自得
非敢與之角短長也如冠禮緇布冠缺項本謂冠後
有缺未合約之以組鄭謂缺讀如詩有頍者弁之頍
圍髮際也又白屨以魁柎之魁屨頭也柎與跗同足
底也即今之韃樣反頭為底是也鄭觧魁作蜃柎作
注謂以蜃蛤附屨使白也又既冠見母於東壁東壁

者廟中東偏室東為東壁西為西壁士虞禮云饎爨在東壁西面特牲記云饎爨在西壁子冠母亦在廟鄭謂母在闈門外廟中通宮中門曰闈門則是以闈門之外為東壁也古制左廟如鄭説廟不宅之右乎東壁為闈門西壁又何門乎昏禮姆纚笄宵衣宵衣謂玄色衣也故特牲饋食禮亦云婦宵衣以其繼喪祭後吉尚玄變於素也鄭改宵作綃引詩素衣朱繡之繡又舅姑醴婦婦疑立於席西凡不正相向曰疑

士相見禮亦云不疑君謂不敢邪向君也鄭解疑為
定立之貌又上大夫相見以羔四維之如麛麛小鹿
羔小羊鹿野物難馴執之須繩維其足執羔亦當如
小鹿四維也鄭謂執麛有成禮執羔如之鄉飲酒禮
主人再拜崇酒崇者奬藉之意賓告旨故主人謝其
崇奬巳酒鄭云崇充也酒惡相充實也又主人釋服
乃息司正謂主人朝服拜謝賔歸釋服即治具勞司
正非謂息司正不用朝服也猶聘記云幣之所及勞

不釋服皆敏速意鄭謂脫朝服更服玄端而不知玄端即朝服也鄉射記云君射於國則皮樹中郊則閭中大夫兕中士鹿中中者盛算之器刻木似獸形閭中似驢皮樹中似馬即易所謂駁馬也馬有駁樹亦有駁詩云隰有六駁駁樹皮斑駁似馬故云皮樹鄭知閭之為驢而不知皮樹之為馬也燕禮主人媵觚於賓媵與賸通猶副也正獻之外謂之媵爵鄭解媵為送又疑為騰字之誤燕禮記云栗階不過二等栗

與歴通凡歴階者一足蹉一級故曰不過二等過二等則趦越失儀鄭謂不盡階二等左右足一發升堂也大射禮連設三侯有干侯參侯大侯參侯立二侯中故曰參干侯在内近而易犯故曰干猶水邉曰河干也鄭謂參作糝干作豻鄉射記侯道弓二寸以為侯中中即鵠也考工記云侯三分其廣而鵠居一鄭疑其過大乃以侯中為全侯不知古人射主禮大其鵠使人易中故鵠本大鳥也鄭云鵠小鳥又𢿱倚於

頌磬西紘紘者皷兩旁懸耳繩如冠之有紘而鄭以紘為懸磬聘記殯賔不拜道途風塵至館沐浴乃食鄭謂沐浴尊君也尊君則何以不拜又上介不襲執圭賔襲執圭公授宰玉裼還玉賔襲還璋賔裼凡執玉單藉曰裼重包曰襲玉有繅而赤手執之曰裼以衣掩其手而併繅執之曰襲故曲禮及聘記曰執玉有藉者裼無藉者襲鄭泥玉藻見美充美以衣裘鮮謂執玉時或裼裘或襲裘也又君使大夫還玉賔升

自西階自大夫左受玉退負右房而立右房即東房升堂以東為右猶入門東之言入門右也鄭謂右房為西房古宮室制未有西房者又聘記大夫來使無罪則饗之過則餼之本謂大夫以謝罪通好來與假道經過者或饗之或餼之鄭謂嘉賓則與饗有過則不饗而餼之將以附合聘義愧厲之説其實非也既飯而飲酒曰酳酳者脩也繼續之意鄭謂酳之言演也演安其所食也公食大夫禮鼏鼏若束若編本謂

陳鼎門外防不潔故鼏蓋其鼎而以繩編之束之鄭謂以茅為鼎冪茅可以為冪乎覲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謂十馬以一馬居前為上首九馬并列於後所謂庭實之旅也鄭云卓如卓王孫之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為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産引晋屈産之乘為證喪服斬衰苴絰絞帶本謂以苴麻絞為首絰又絞為帶絞帶與絰同故謂之要絰所謂布帶則禮服之大帶也與要絰異而鄭云要絰象大帶絞帶象

草帶則是以布帶爲要絰也又朝一溢米夕一溢米
溢盈也盈一握曰溢之言搤也一手所握曰搤與搹
通鄭謂二十兩曰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又繼母齊
衰與因母同因母者嫡母也因嫡而後有繼故繼謂
嫡曰因鄭訓因親也又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
髽衰三年不言裳衰同衰可知鄭云婦人衣裳不殊按
詩綠兮衣兮綠衣黄裳又云衣錦褧衣裳錦褧裳非
婦人衣裳殊與又無服之殤以日易月本謂長殤大

功九月者為喪九日中殤小功七月者為喪七日如
不飲酒不作樂之類鄭謂生一月者哭一日有如八
歲殤無服不當哭百日乎是毀過於斬衰矣又大功
章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即同居繼父之子
也叔伯兄弟俱死而叔伯母猶為之服鄭以婦人子
為女子子喪禮幎目用緇幎與冪同遮蔽也握手牢
中牢猶籠也本謂空其中以籠尸手鄭謂幎讀為縈
牢讀如樓又屨綦結於跗跗足上也如花跗亐跗前

云屨䋝柎正與同謂屨底也死者著屨連底來之使

牢固鄭以跗為足上又襲尸設決麗於擊自飯持之

設握乃連擊本謂將飯含先以決繫麗其指於腕間

使手不旁垂乃施握交臂如生時也鄭於此段文義

全不觧又大斂饌髦豆兩其實葵菹芋芋即所謂蹲

鴟鄭謂齊人語全菹為芋又卜葬日宗人受龜示高

高猶上也本謂龜甲上可兆之處先以示主人而後

灼周禮太卜亦云眡高猶俗言上頭高處云爾鄭謂

龜甲高起龜板平未聞有高處也喪禮有遣車即送葬之乘車鄭謂為土木偶車納於壙中者又喪禮主人説髦猶言散髮也髦與毛同始死孝子投冠留笄纚小歛鮮去笄纚以麻括之既殯成服鮮其麻加冠經皆所謂脱髦也鄭以髦為子事父母之飾又隸人涅厠滌死者便器也鄭謂閉塞溷厠又籩豆實具設皆巾之謂既實菹醢果脯之具設必加巾鄭訓具偶也成偶乃巾一籩一豆不巾既夕記朔月薦新則不

饋於下室下室即室也對堂上言曰下鄭謂下室內
堂也又祭前三日筮尸常禮也特牲與少牢周鄭不
鮮少牢宿與前宿之文遂謂士祭前三日筮大夫祭
前一日筮避君禮也夫用筮同何為又避其日乎少
牢主婦被錫衣錫通作緆細布也與錫衰之錫同朝
服布十五升用其半為錫衰此錫衣則用朝服布也
主人朝服故主婦被錫衣漢人謂曳阿錫是也鄭欲
附會周禮追師之文謂錫衣當作髲鬄他如此類不

可勝紀而隱僻譸張皆似此附見各章今人用字尚象古人用字尚音尚象者辨其點畫尚音者切其意響二者不同然文字以義理為主苟恣意假托則愈譸張失真如角柶之柶為匙也賔厭介之厭為壓也孝子圭為之圭為蠲也苴利茅之苴為藉也一溢米之溢為搤也栗階之栗為歷也閭中之閭為驢也錫衣之錫為緆也交錯以辯之辯為徧也酳爵之酳為脩也緌祭之緌為惰也面枋之枋為柄也若此類響

切而意合故古人隨宜用之若夫緇布冠缺項之缺以為頍也縢羞之縢以為媵也媵爵之媵以為騰也握手牢中之牢以為樓也幎目之幎以為縈也醑爵之醑以為演也純衣之純以為緇也崇酒之崇以為充也旅酬之酬以為周也參侯之參以為糝也錫衣之變而為髲鬄也芋之變而為全葅也若斯之類風影附合譸張為幻不可從也鄭之訓詁多此類俗儒一切耳食引以證文字後生不察轉相師承其誤可

勝窮乎以上論註䟽

朱子曰劉原父却會效古人為文其集中有數篇論全似禮記　紹興初行鄉飲酒禮其儀乃是髙抑崇撰如何不看儀禮只將禮記鄉飲酒義做這文字是貽笑千古者也

何氏喬新曰或曰束晳補南陔諸詩白居易補湯征皆見非於君子原父所補亦南陔湯征之類耳豈可取以為訓哉予以為不然南陔湯征經也經出於聖人

所刪補之僭也冠昏諸義傳也傳出於周末漢初諸儒所作補之奚不可耶且朱子嘗補格物致知之傳矣今與曾子之傳並列於學官未有非之者苟以補傳為不韙則朱子豈為之哉以上論劉敞補傳

王海元祐八年正月侍讀學士范祖禹言太常博士陳祥道註解儀禮三十二卷精詳博學乞下兩制看詳并所進禮圖付太常以備禮官討論從之論陳祥註解

陳氏振孫曰古禮永嘉張淳忠甫所校以古監本巾箱

本杭細本嚴本校定識其誤而為之序謂高堂生所傳士禮爾今此書兼有天子諸侯卿大夫禮決非高堂生所傳其篇數偶同自陸德明賈公彦皆云然不知何所據也

朱子曰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註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得見陸氏釋文亦甚疎畧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為一書以識其誤號為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 張忠甫所校儀禮甚仔細然卻於

目録中冠禮玄端處便錯了但此本較他本為最勝

以上論張淳校定古禮淳文識誤

中興藝文志曰儀禮既廢學者不復誦習或不知有是書乾道間有張淳如訂其訛為儀禮釋訛淳熈中李如圭為集釋出入經傳又為綱目以別章句之指為釋宫以論宫室之制朱熹嘗與之校定禮書蓋習於禮者

魏氏了翁曰李氏儀禮集釋功夫緻密附以古音至不

易得第一唯鄭賈之言是信有不可盡從者

張氏萱曰宋淳熙間李寳之如圭取鄭氏註而釋之首一卷為儀禮綱目以分别章句之指次集釋十七卷皆發明前人未備末一卷為釋宫考論宫室之制凡一十九卷以上論李如圭集釋

朱子曰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本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書附益於其間今欲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其

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似此類已得二十餘篇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若疏中有說制度處亦當采取以益之　又乞修三禮劄子曰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晋以來諸儒補輯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同而士猶

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熈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絶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

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説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閲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説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别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數人踏逐空閒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乞逐月量支

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設别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　禮書異時必有兩本其據周禮分經傳不多取國書雜書迂僻蔓衍之說者吾書也其黙周禮使事無統紀合經傳使書無間别多取國語雜記之書使傳者疑而習者蔽非吾書也

中興藝文志曰熹書為家禮三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其曰儀禮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熹晚歲所親定唯書數一篇闕而未補

李氏方子曰先生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書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

祝氏穆曰文公所編儀禮上篇士冠禮冠義附士昏禮昏義附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飲酒義附鄉射禮射義附燕禮燕義附大射禮聘禮聘義附公食大夫禮覲禮下篇喪服小記大傳附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喪大記奔喪問喪曾子問檀弓附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次以禮記曲禮內則玉藻少儀投壺深衣為一類王制月令祭法三篇為一類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樂記七篇為一類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儒行

六篇為一類學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五篇為一類
以問吕伯恭後更詳定
陳氏振孫曰通觧以古十七篇為主而取大小戴及他
書傳所載繫於禮者附入之二十三卷已成書闕書
數一篇其十四卷草定未刪改曰集傳集註云者蓋
此書初名也
王氏應麟曰文公以儀禮為經取禮記及諸史經書所
載附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為經傳通觧二

十三卷喪祭二禮屬之門人黃榦類次

熊氏禾曰儀禮為六經之一乃周公所作孔子所定元有三百三千之目至漢僅存一十七篇大小戴記不過如春秋之左氏公穀乃其傳耳自王安石廢罷儀禮但以小戴設科與五經並行自是學者更不知有禮經矣文公晚年始為經傳通解一書自家鄉以至邦國王朝凡禮之大綱細目靡不具戴麻門人勉齋黃氏信齋楊氏三世始克成書初本所纂註疏語頗

傷繁後信齋楊氏為之圖解又復過畧而文公初志將欲通（闕一字）及諸史志會要等書與夫開元天寳政和禮斟酌損益以為百王不易之大法而志則未逮

吳氏師道曰以三禮論則周官為綱儀禮乃本經而禮記諸篇則其䟽義三者固有本末之相須而不可闕是以子朱子慨然定為儀禮經傳通解集註之書未完者門人又足成之可謂禮書之大全千古之盛典也

虞氏集曰先王既逺禮樂崩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緝所傳聞而誦説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臆説自為牴牾亦不無焉自非真知聖人之道不能有所决疑於其間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葢庶幾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為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為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因司馬氏之説而麤加檃括特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氏

以其師之遺意為之記註者蓋以補其闕也

曾氏棨曰朱子挈儀禮正經以提其綱輯周禮禮記諸經有及於禮者以補其闕釐為家鄉邦國王朝之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之禮謂之儀禮經傳通解然亦未及精詳

劉氏瑞曰朱子嘗欲請於朝修三禮劄不果上晚乃著儀禮經傳通解始家禮次鄉禮次學禮次邦國禮而王朝禮終焉凡四十七卷視初論少異蓋自成一

家言矣書未就先生告終喪祭二禮則成於勉齋黄
氏其規模次第授於先生者也為卷凡二十有七以上
論朱子通解
楊氏復曰嚴陵趙彦肅嘗作特牲少牢二禮圖質諸先
師文公先師喜曰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并考之
乃為佳論趙彦肅圖
楊氏復曰昔文公朱先生既修家鄉邦國王朝禮以喪
祭二禮屬勉齋黄先生編之先生伏膺遺訓取向來

喪禮稿本精專修改書成凡十有五卷復伏讀曰大哉書乎秦漢而下未有也近世以來儒生習誦知有禮記而不知有儀禮士大夫好古者知有唐開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儀禮今因篇目之僅存者為之分章句附傳記使條理明白而易考後之言禮者有所據依不至於棄經而任傳遺本而宗末侯王大夫之禮關於綱常者為尤重儀禮既闕其書後世以來處此大變者咸幽冥而莫知其源取其臨時沿襲鄙陋

不經特甚可為感慨今因小戴喪大記一篇合周禮
禮記諸書以補其闕而王侯大夫之禮莫不粲然可
攷於是喪禮之本末經緯莫不悉備既而又念喪禮
條目散濶欲撰儀禮喪服圖式一卷以提其要而附
古今於其後草具甫就而先生沒矣嗚呼此千載之
遺恨也先生所修祭禮本經則特牲少牢有司徹大
戴禮則釁廟所補者則自天地神祇百神宗廟以至
因事而祭者如建國遷都巡狩師田行役祈禳及祭

服祭器事序始終其綱目尤爲詳備先生嘗爲復言祭禮用力甚久規模已定每取其書繙閱而推明之間一二條方欲加意修定而未遂也嗚呼禮莫重於喪祭文公以二書屬之先生其責任至不輕也先生於二書也推明文王周公之典辨正諸儒異同之論掊擊後世蠹壞人心之邪說以示天下後世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至遠也而喪服圖式祭禮遺稿尚有未及訂定之遺恨後之君子有能繼先生之志者出

而成之是先生之所望也抑復又聞之先生曰始余創二禮粗就奉而質之先師先師喜謂余曰君所立喪祭禮規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其悉用此規模更定之嗚呼是又文公拳拳之意先生欲任斯責而卒不果也豈不痛哉

陳氏振孫曰讀儀禮經傳通解二十九卷外府丞長樂黄榦直卿撰榦晦菴之壻號勉齋始晦菴著禮書喪祭二禮未及論次以屬榦續成之

曾氏棨曰黄榦通觧續晚年祭禮尚未脫藁又以授之楊復復研精覃思蒐經摭傳積十餘年以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為經冠之祭禮之首輯周禮禮記諸書分為經傳以補其闕綜之以通禮首之以天神次之以地祇次之以宗廟次之以百神次之以因祭次之以祭物次之以祭統有變禮有殺禮有失禮並見之篇終郊祀明堂廟制皆折衷論定以類相從各歸條貫使畔散不屬者悉入於倫理疵雜不經者咸歸於至當

而始得為全書又因朱子之意取儀禮十七篇悉為之圖制度名物粲然畢備以圖考書如指諸掌西山真德秀稱為千古不刊之典焉

張氏萱曰儀禮經傳通解續宋淳祐間信齋楊復著朱晦菴編集儀禮經傳通解獨喪祭二禮未完以屬黄勉齋榦續成之勉齋即世祭禮猶未就于是信齋據二公草本參以舊聞精加修定凡十四卷八十一門

以上論黄榦

楊復續通解

桂氏萼曰儀禮經朱子考證已定楊復圖尤為明便其文雖屬難讀然因圖以措經因經以求義斯了然矣

論楊復圖

張氏萱曰敖註多仍舊文與朱子通解稍異

劉氏績曰漢末鄭玄為十七篇註唐賈公彥為疏其他皆亡矣宋朱子為通解門人楊復為圖至敖繼公為集說嗚呼去周孔數千年習者不知幾何人傳者尚有此數家然皆精不知蘊奧粗并亡制度禮亦難言

矣以上論敎繼公集說

李氏俊民曰秦焰既熄掇拾遺餘兼收並蓄得傳於後漢儒之力也依稀論著以傳其舊唐賢之學也會通經傳洞啓門庭以祛千載之惑朱子之特見也若夫造詣室奥疏剔戸牖各有歸趣則至草廬吳先生始無遺憾焉世有好禮之士先觀註疏舊本次考朱子通解然後取先生所次所釋而深研之乃知俊民之言為不妄也

朱氏彝尊曰吳氏儀禮逸經八篇投壺一奔喪二公冠三諸侯遷廟四諸侯釁廟五中霤六禘於太廟七王居明堂八傳十篇冠義一昏義二士相見義三鄉飲酒義四鄉射義五燕禮六大射義七聘義八公食大夫義九朝事義十方諸朱子通解目録文簡而倫敘秩然以之頒學官可也已上論吳澄逸經傳

曾氏魯曰六籍之闕也久矣而禮爲甚漢興區區掇拾於秦火之餘而淹中古經旋復散失所存者十有七

篇而已周官雖後出而司空之篇竟莫能補二戴所傳又往往雜以秦漢記然則學者之欲覩夫成周三千三百之目之全固亦難矣宜乎其學之寥寥而莫講也雖以韓子之賢尚苦難讀而謂於今誠無所用矧他人哉至宋慶歷元祐諸儒先後慨然有志於復古及朱子乃始斷然謂周禮為禮之綱儀禮其本經而禮記其義疏於是創為條目科分臚列出入經傳補其遺闕以為王朝邦國家鄉學禮而喪祭二禮則

以屬門人黃氏其有功於學者甚大然其書浩博窮

鄉晚進有未易以遽究者祁門汪先生德輔父閒嘗

因其成法别為義例以吉凶軍賓嘉五禮之目會粹

成書名曰經禮補逸辭約而事備學者便焉學禮之

士誠能因汪氏之所輯以達於朱子之書則三百三

千之目雖不能復覩其全然郁郁乎文之盛豈不若

身歷而目擊之矣乎

程氏敏政曰鄉先生環谷汪先生著書凡十餘種經禮

補逸一篇尤號精確以上論汪克寬經禮補逸

顧氏炎武曰濟陽張稷若篤志好學不應科名錄儀禮鄭氏註而采賈氏吳氏之説畧以己意斷之名曰儀禮鄭註句讀又怂定監本脱誤凡二百餘字并考石經脱誤凡五十餘字作正誤一篇附於其後後之君子因句讀以辨其文因文以識其義因其義以通制作之原則夫子所謂以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者可以追三代之英矣論張爾岐句讀

一論讀儀禮法

朱子曰儀禮雖難讀然却多是重複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

楊氏復曰學者多苦儀禮難讀雖韓昌黎亦云何為其難也聖人之文化工也化工所生人物品彙至易至簡神化天成極天下之至巧莫能為焉聖人寫胸中制作之妙盡天理節文之詳經緯彌綸混成全體竭天下之心思莫能至焉是故其義密其辭嚴驟讀其

書者如登太華臨滄溟望其峻深既前且却此所以苦其難也雖然莫難明於易可以象而求莫難讀於儀禮可以圖而見圖亦象也復曩時從先師朱文公讀儀禮求其辭而不可得則擬爲圖以象之圖成而義顯凡位之先後秩序物之輕重權衡禮之恭遜文明仁之忠厚懇至義之時措從宜智之文理密察精粗本末昭然可見夫周公制作之僅存者文物彬彬如此之盛而其最大者如朝宗會遇大享大旅享帝

之類皆亡逸而無傳重可歎也

敖氏繼公曰繼公晚讀此書沈潛既久忽若有得每一開卷則心目之間如親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與之揖讓周旋於其間焉蓋有手之舞足之蹈而不自知者夫如是則其無用有用之説尚何足以芥蔕於胷中哉

郝氏敬曰不讀儀禮不見古人周詳縝密之思然善讀者舉其一篇而十七篇要領皆可知讀十七篇而人

倫日用品節度數無不在其中矣不善學者執數求多案跡摸擬十七篇猶以為未足耳　儀禮皆古人虛影學者精神淹貫方有理會若但尋行數墨如鄭康成輩較勘同異辨正文字案本演習如傀儡登場無生機血脈老朋所謂芻狗莊生所謂蜩甲辜負聖人雅言之意　讀禮切忌附合凡禮家言非出一人一手世遠傳疑安得盡同但據本文解釋同者自然脗合異者不妨並存牽強比附失之愈遠鄭玄諸人

所以夕夕為之說而愈紛也

張氏爾岐曰方愚之初讀之也遥望光氣以為非周孔莫能為已耳莫測其所言者何等也及其矻矻乎讀之讀已又默存而心歴之而後其俯仰揖遜之容如可覩也忠厚藹惻之情如將遇也周文郁郁其斯為郁郁矣君子彬彬其斯為彬彬矣雖不可施之行事時一神往焉彷彿戴弁垂紳從事乎其間忘其身之喬野鄙僿無所肖似也使當時遇難而止止而竟止不幾於望辟雝之威儀而却步

不前者乎噫愚則幸矣願世之讀是書者勿徒憚其難也

姜氏兆錫曰凡讀儀禮莫作一朝綿蕞看了學者試想未有此禮時此心如何行此禮時此心又如何見這意思方得　儀禮三百三千不單是道問學正是德所流露處大德是敦那化的小德從這大處流出來先儒所發體用一原四字以此故曰合外内之道

一論以記傳附經

朱子曰前賢嘗謂儀禮難讀以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

註疏各為一書故讀者不能遽曉今此本盡去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

馬氏廷鸞曰記不隨經註疏各為一書讀者不能遽曉此猶古易之彖象文言繫辭各自為書鄭康成所以欲省學者兩讀而為今易也文公於禮書之離者合之於易書之合者離之是亦學者所當知也

敖氏繼公曰夫記者乃後人述其所聞以足經意者也舊各置之於其本篇之後者所以尊經而不敢與之

雜也漢藝文志言禮經與記各自為篇數是班固之時經記猶不相合也今乃各在其本篇後者其鄭氏置之與朱子作儀禮通解乃始以記文分屬於經文每條之下謂以從簡便予作集説而於此則不能從也予非求異於朱子也顧其勢有所不可耳何以言之儀禮諸篇之記有特為一條而發者如士冠記云始冠緇布之冠之類是也有兼為兩條而發者如聘記云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是也亦有兼為數條而發者如冠記云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云云之類是也亦有於經意之外別見他禮者如君射記言君射之禮士

冠記言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士昏記言壻見妻父之類是也若其但為一條而發者固可用餙之例矣非是則未見其可也何則通餙之書規模大而篇數繁其記文有不可附於本篇每條之下者則或於其篇末見之否則於他篇附之故雖未必盡如其所謂以從簡便之說而其於記文亦皆包括而無所遺也然以記者之意考之則亦不為無少異矣予之所撰者但十七篇之集說耳若亦用此法則其所遺者不既多乎故不若仍舊貫為愈

而不敢效朱子通解之為也且夫易之為書也更四聖而後成伏羲畫卦爻文王周公作卦爻之辭孔子作文言彖象之辭其始也四聖之書或前或後各居一處不相雜也後世學者乃各分而合之以從簡便及至朱子復釐正之以復古經之舊夫文言與彖象之辭可以附於每卦每爻之下者也朱子猶且正之盖不欲其相雜也而況此記之文有不可盡入於本篇每條之下者乎由是言之則予之不敢用通解之

法也亦宜矣

王氏鏊曰今經唯禮最紊亂惜不一經朱子緒正朱子甞欲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經傳相從誠千古之特見也若士冠禮則附以冠義士昏禮則附以昏義士相見禮則附以士相見義鄉飲酒禮附以鄉飲酒義鄉射禮附以鄉射義又燕禮附以燕義大射禮附以大射義聘禮附以聘義公食大夫禮附以公食大夫義覲禮附以朝事義如草廬所附亦得矣然其餘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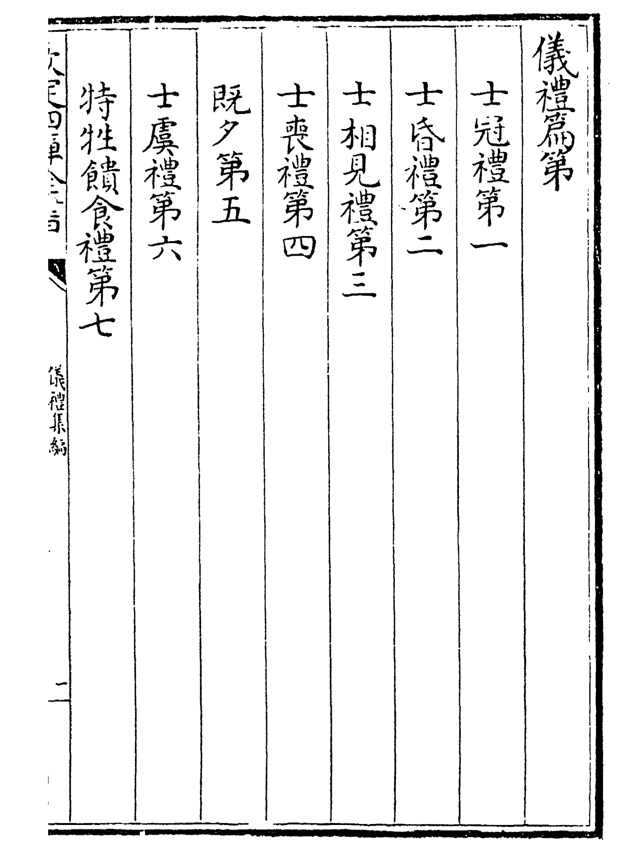
不可附者亦無如之何姑循其舊而釋之庶不失古之義朱子晚年著儀禮經傳始家禮次鄉禮次學禮次邦國禮次王朝禮秩然有序可舉而行然其間雜引大戴禮春秋內外傳新序列女傳賈誼新書孔叢子之流襍合以成之乃自為一書非以釋經也至勉齋續喪祭二禮草廬纂言割裂經文某亦未敢從也何氏喬新曰儀禮十七篇有禮有記禮則其正經先儒以為周公所作記則述其儀節之詳蓋周末諸儒所

記以補正經之未備者也每篇正經居首而記附焉自高堂生所傳及唐石經皆如此紫陽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始以記文附於正經各章之末臨川吳文正公疑其經傳混淆為朱子未定之稿乃重加考訂一仍高堂生之舊而為之詮次焉先王之制度粗可見矣喬新不揣庸陋輒因唐人石經兼考叙録詳加校定經自為經記自為記不相雜糅其章次則依朱子所定亦不敢妄為紛更冠二篇賔主問對冠字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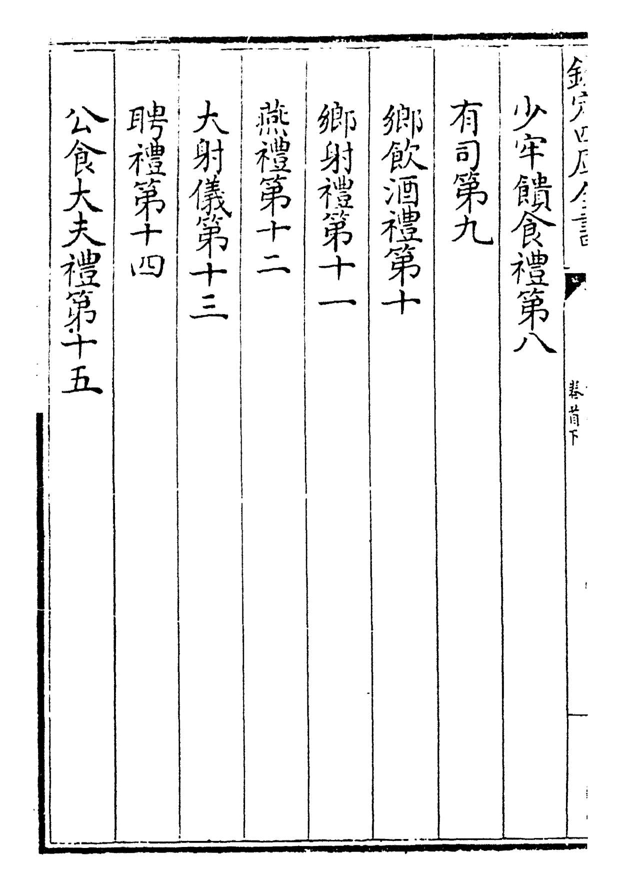
醮之辭石本在經文之後今因朱子移置各章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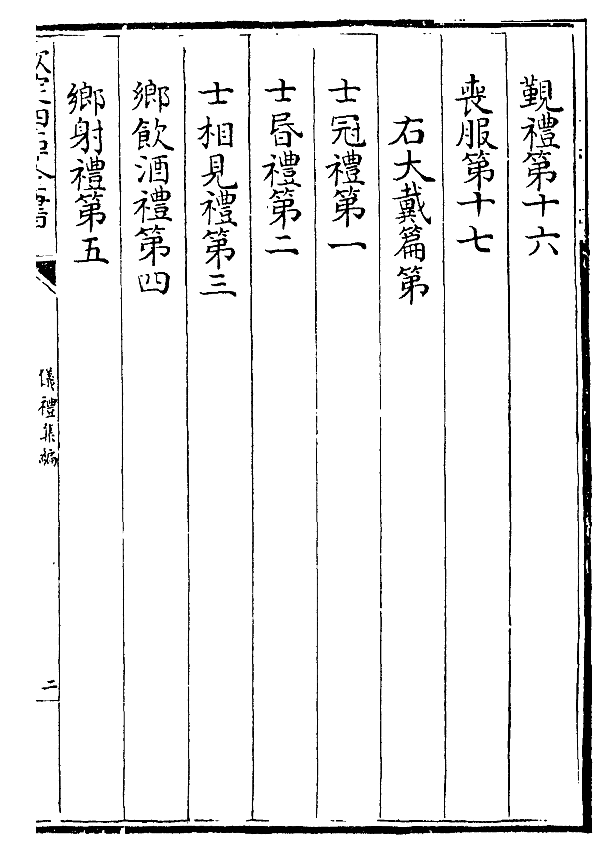
葢以便於讀者也

儀禮集編卷首下



儀禮篇第





覲禮第十六

喪服第十七

右大戴篇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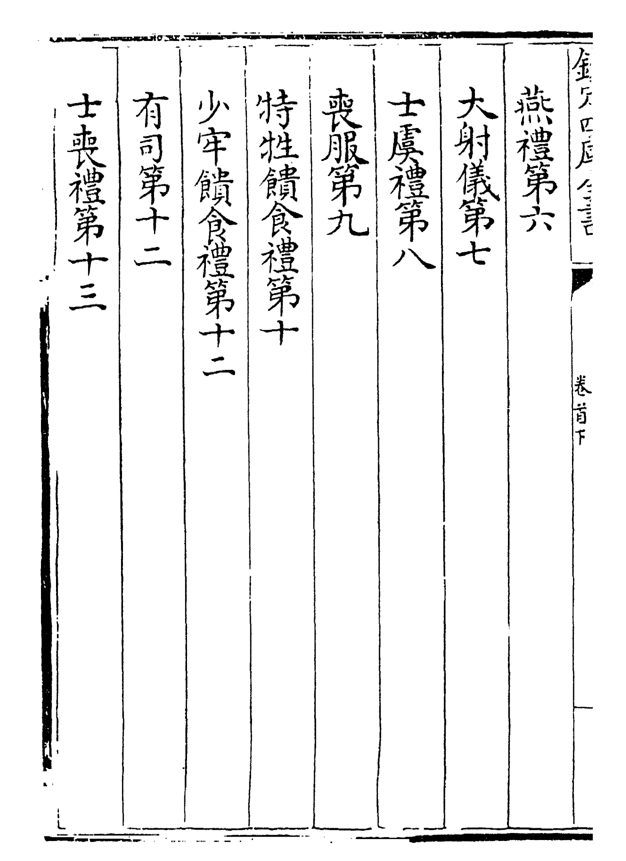
士冠禮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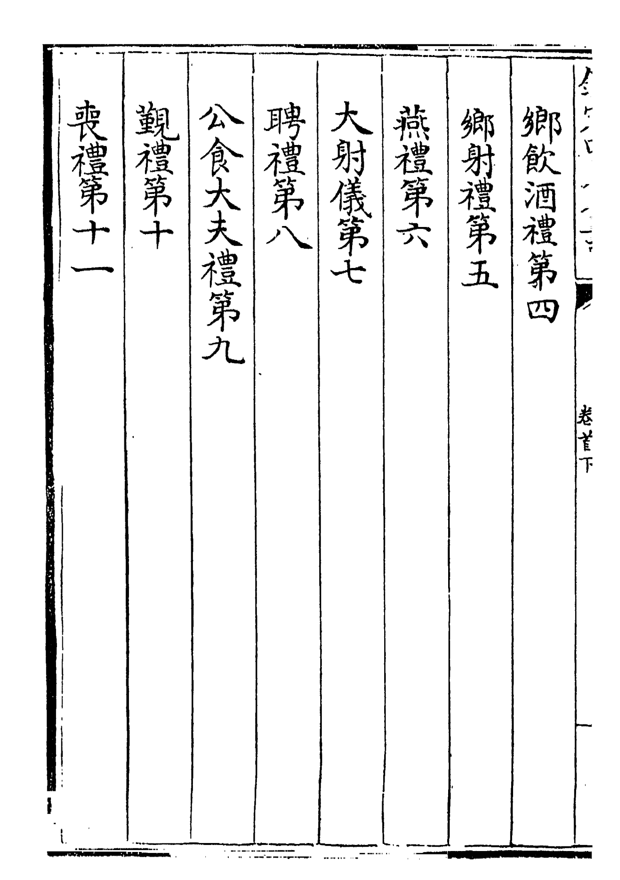
士昏禮第二

士相見禮第三

鄉飲酒禮第四

鄉射禮第五





士喪禮第十二

既夕第十三

士虞禮第十四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有司第十七

右劉向别録篇第鄭康成從之即今傳本是也朱

子著儀禮經傳通觧以家鄉學邦國王朝禮為次

士冠士昏屬家禮士相見鄉飲鄉射屬鄉禮於士相見禮出其見君數條入學禮臣禮篇燕大射聘公食屬邦國禮覲屬王朝禮未卒業門人黃勉齋氏續之以喪服士喪復既夕禮名士喪禮下士虞入喪禮特牲少牢有司入祭禮此通解之篇第也雖其篇目時有增益創造而先後之次無改於其舊讀者不察遂謂此十七篇之次似出於制禮者所定而不可易則過也案周禮大宗伯所掌五禮曰吉禮特牲少牢有司是也曰

凶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是也曰賓禮士相見聘覲是也曰軍禮闕曰嘉禮冠昏鄉飲鄉射燕大射公食是也若以是次之則與鄭本固不能無異矣記云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所言之序亦復不同今以鄭本相傳已久未敢輙為改易附識於此以俟知者

儀禮集編卷首下